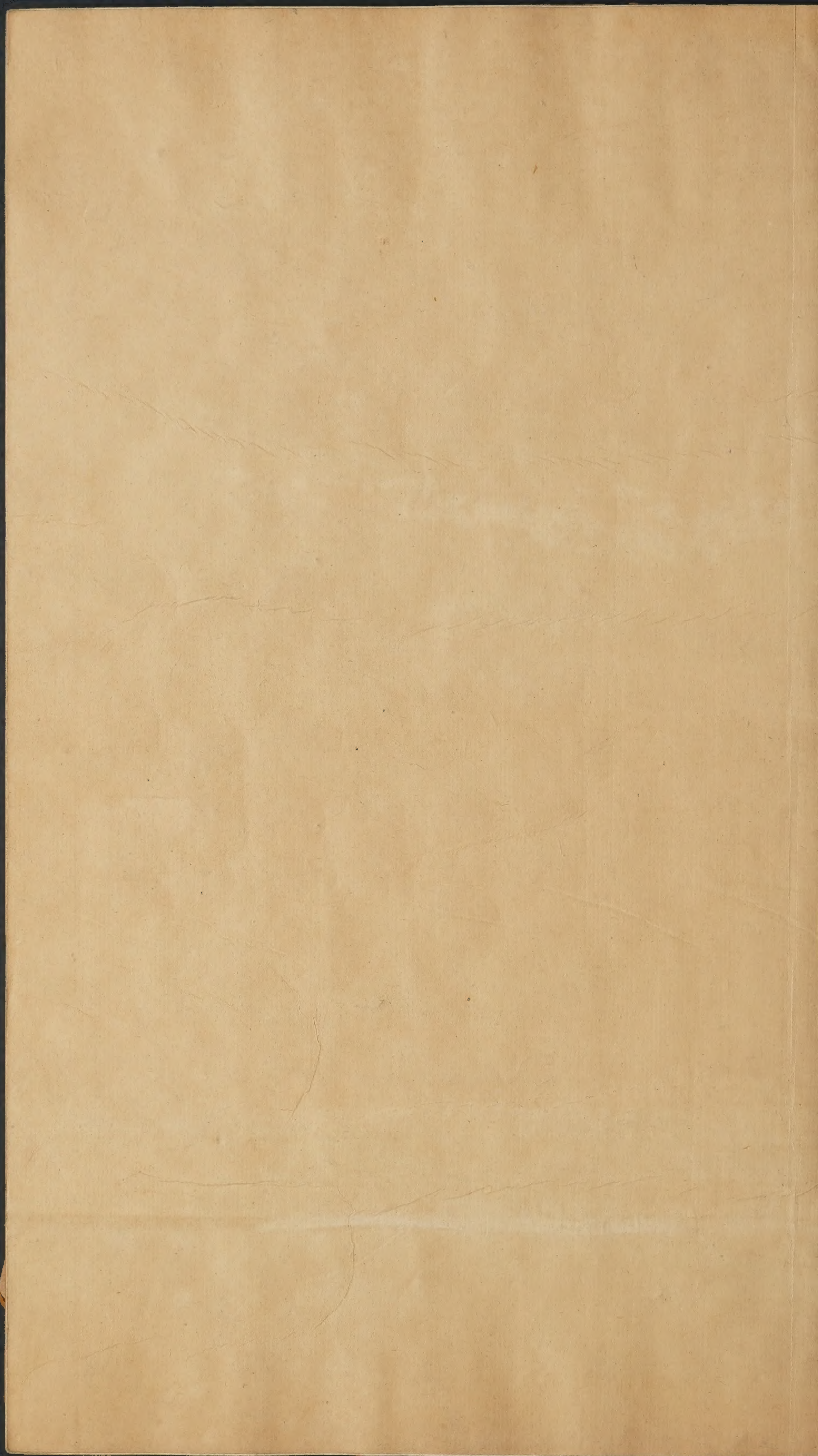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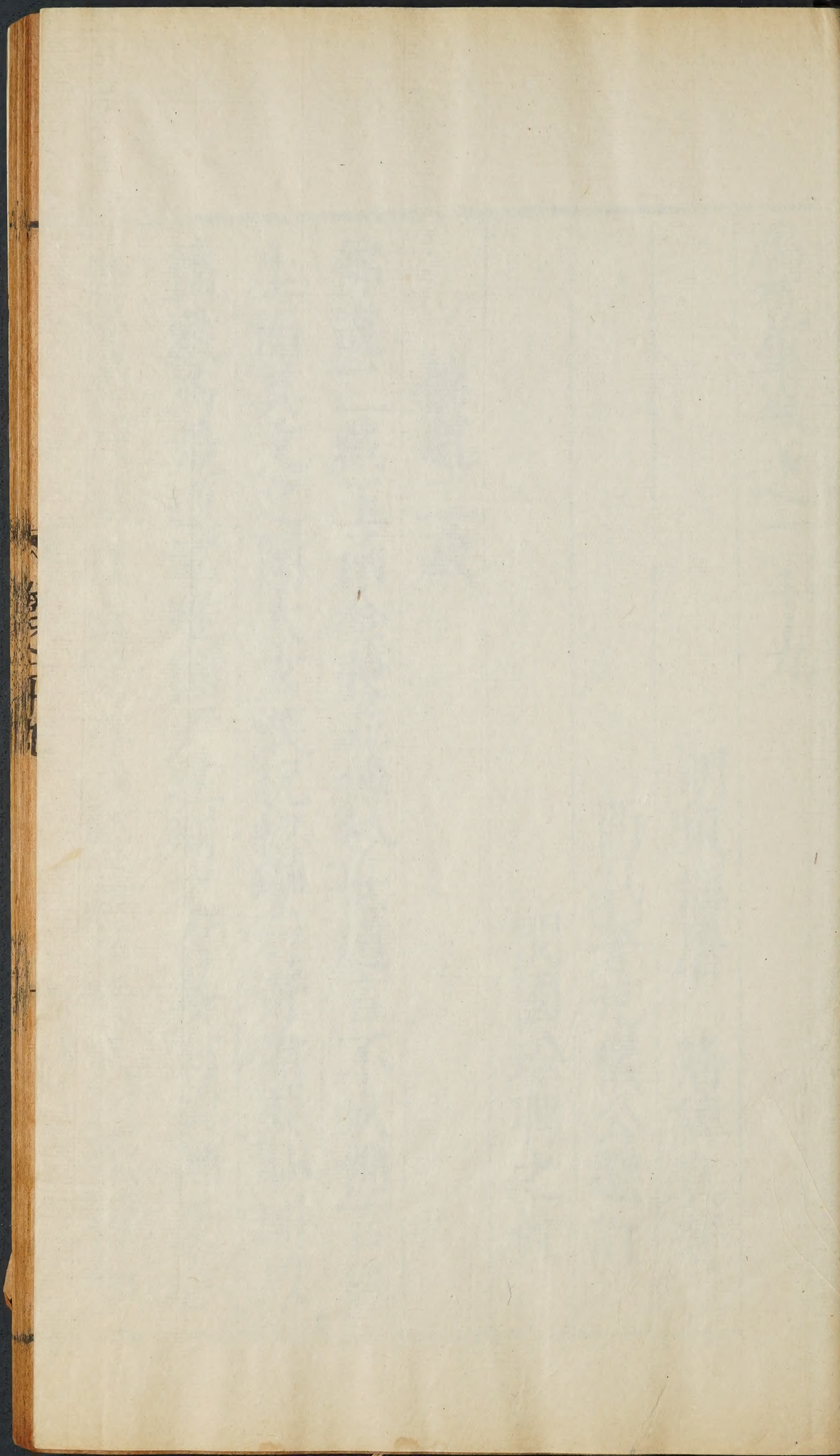




鴻苞集卷之二十九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閔國琇聘之校

佛道二藏

佛道二藏玉函金牍並傳於世道言不敵佛言無生而其文之閎大玄深恍惚變幻奇偉要眇則以佛藏爲最道家唯關尹莊列之言多有與佛氏合者近代則平叔重陽亦通般若智昔人以爲佛如

日道如月得之矣佛藏浩汗淵海最切要者莫如楞嚴法華楞迦維摩圓覺般若金剛心經壇經勝鬘寶積諸經道眼未明不宜泛覽徧閱使人神意蕩越而不知棲泊道藏道德南華冲虛文始黃庭陰符參同悟眞石函淨明度人靈寶大洞金笥龍虎金碧諸書爲道門寶筏其他贋作妄修往往不少梵志悟道在如來放下一言六祖悟道在金剛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有志之士正不必罷精勞神千經萬卷也

多寶藏

尸棄佛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毘舍浮佛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釋迦佛謂梵志曰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闍夜多尊者至羅閱城有婆修盤頭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慾爲衆所歸祖問衆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

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即斷故吾不讚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達磨謂梁武帝曰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慧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

我與汝安心竟道信謂璨大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璨師信心銘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止動歸止止更彌動不用求真惟須息見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二僧對論風颺刹幢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六祖曰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薛簡曰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六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

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又曰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法融祖師曰汝但任心自作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又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雲居智禪師曰妄計爲有卽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白居易問烏窠禪師曰如何是佛法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麽道師曰三歲

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武后問慧安國師
曰師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曰何不記耶曰生死
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心流注
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無住禪師曰有
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
聞性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又曰
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葢爲不識眞心眞心者念
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滅不來不去不定不亂
不取不捨不沉不浮西域崛多三藏遊五臺見一

僧結菴靜坐師問曰孤坐何爲曰觀靜師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不墮此見六祖問神秀弟子曰汝師若何示衆曰嘗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臥不坐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于理何益又曰常生清淨心定中而有慧于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温造問圭峰禪師曰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師曰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

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而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寶誌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懷讓禪師謂馬祖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三藏法師問越州大珠慧海禪師曰眞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眞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

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爲大智眞如若無變易三藏眞是自然外道也藏曰若爾者眞如卽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眞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眞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卽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眞如變易便作變易解聞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解

源律師慧海禪師源律師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

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飢來吃飯困來即眠
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曰不同曰何故不
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
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無業禪師依馬大師問
曰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秖未了底
心即是鵝湖大義禪師唐憲宗嘗召見一日問諸
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
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乎有
對無分別者是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

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耶衆皆杜口師却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見性成佛利曰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惟寛禪師白居易嘗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

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何於中妄起分別曰既無
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
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垢即不可念靜無念可
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
眼亦爲病曰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邪師曰凡夫
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眞修眞修者不得
勤不得忘勤即近執著忘即落無明道通禪師于
頔相公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剎鬼國師
曰于頔客作漢問甚麼事作麼于公失色師乃指

曰這個便是漂墮羅刹鬼國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相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黃蘗希運禪師遊天台逢一僧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裴相國一日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曰會麼裴曰未測師曰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神贊禪師一日在牕下看經蜂子投紙牕求出師覩之曰

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趙州從諗禪師叅南泉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卽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師曰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草用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恁麼

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師曰好事不如無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有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景岑招賢禪師有客來謁師召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却即今抵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麽曰恁麼總不抵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抵對與不抵對時無劫來是個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眞祇爲從前認識神無始劫來生

死本痴人喚作本來人臨濟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弘辯禪師唐宣宗問曰何爲佛心對曰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藥山禪師馬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惟一眞實在鼎州李翺刺史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守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守欣愜作禮而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

人也初悟和尚爲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
師家於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
嘗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
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
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
投出家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
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
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
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

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
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
聖解德山宣鑒禪師曰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
毫氂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
號盡是虗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福州玄沙師備
宗一禪師曰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升沉建
立乖真非屬造化動則起死生之本靜則醉昏沉
之鄉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𧄼頇佛性必
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

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終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卽便遏除如此見解卽是落空亾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虛空尚無改變大道豈有升沉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若到這裡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殺人若向外馳求又落魔界如如

向上没可安排恰似熠爐不藏蚊蚋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眞實這個喚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元氣天台國清寺師靜上座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服之方願垂示誨師曰如或夜閒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竟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

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仰山慧寂通智禪師曰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麤識如將黃葉止啼有甚麼是處天台山德韶國師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既見般若為甚麼却被縛師曰你道般若見甚麼曰不見般若為甚麼亦被縛師曰你道般若甚麼處不見乃曰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

若亦不名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眞宗也高峰和尚曰將從前惡知惡解奇言妙句禪道佛法盡平生眼裏所見底耳裏所聞底莫顧危亾得失人我是非到與不到徹與不徹發大忿怒奮金剛利刃如斬一握絲一斬一切斷一斷之後更不相續直得胸次中空勞勞地虛豁豁地蕩蕩然無絲毫許滯礙更無一法可當情與初生無異

情識頓淨計較都忘恰如個有氣底死人相似又如泥塑木雕底相似到這裡驀然腳蹉手跌心華頓發洞照十方如杲日麗天又如明鏡當臺不越一念頓成正覺又曰只得魂飛膽喪絕後再甦當時便覺四大輕安如放下百二十斤一條檐子相似將六情六識四大五蘊山河大地萬象森羅總鎔作一個疑團頓在目前疑來疑去疑至省力處便是得力處更須慤其正念慎無二心展轉磨光展轉淘汰窮其盡奧至極至微向一毫頭上安身

孤孤逈逈卓卓巍巍不動不搖無來無去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從玆塵勞頓息昏散勦除行亦不知行坐亦不知坐寒亦不知寒熱亦不知熱吃茶不知茶吃飯不知飯終日獃憃的恰似個泥塑木雕底故與墻壁無異纔有這境界現前卽是到家之消息也只待時刻而已又却不得見恁麼說起一念精進心求之又却不得將心待之又却不得要一念縱之又却不得要一念棄之直須堅凝正念以悟爲則當此之際有八萬四千魔軍在汝六根

門頭伺候所有一切奇異殊勝善惡應驗之事隨汝心設隨汝心生隨汝心求隨汝心現汝若瞥起毫氂差別心擬生纖塵妄想念卽便墮地圖櫃卽便被他作主當知此諸魔境皆自心所起自心所生心若不起爭如之何汝之伎倆有盡我之不采無窮誠哉是言如個守屍鬼子守來守去疑團子豁然爆地一聲管取驚天動地又曰若要眞正決志明心先將平日胸中受一切善惡之物盡底屛去毫末不存終朝兀兀如癡與昔嬰孩無異然後

乃可蒲團靜坐正念堅凝精窮向上之玄機研味
西來之密旨切切拳拳兢兢業業如有人遠行他
方漸漸迴塗已至家舍又如鼠入牛角看看走至
尖尖盡底又如捉賊討贓拷至情理俱盡不動不
退無去無來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卓卓巍巍孤孤
逈逈如坐萬仞崖頭又若停百尺竿頭一念纔乖
喪身失命將至功成九仞切須保任全提忽於經
行坐臥處不覺囫地一聲猶如死在漫天荊棘林
中討得一條出身活路相似豈不快哉又曰不見

佛性遑遑皆爲彼昏沉掉舉之所籠罩殊不知只這昏沉掉舉四字當體卽是佛性又曰大抵參禪不分緇素但只要一個決定信字若能直下信得及把得定作得主不被五欲所撼如個鐵橛子相似管取尅日成功須知疑以信爲體悟以疑爲用信有十分疑有十分疑得十分悟得十分又曰若論此事如登一座高山相似三面平夷頃刻可上極是省力有甚用處若是拏雲攫霧底漢子決定不墮這野狐窟中埋沒自巳靈光直向那一面懸

崖峭壁無棲泊處立超佛越祖心辨久久無變志
不問上與不上得與不得今日也捵命跳明日也
捵命跳跳來跳去跳到人法俱忘心識路絕驀然
踏翻大地撞破虛空又曰若論參禪之要不可執
蒲團爲工夫墮於昏沉散亂中落於輕安寂靜裏
總皆不覺不知一朝眼光落地之時畢竟將何所
靠山僧昔年在衆除二時粥飯不曾上蒲團只是
從朝至暮東行西行步步不離心心無間如是經
及三載曾無一念懈怠一日驀然踏看自家底元

來寸步不曾移又曰迷中有悟悟復還迷直須迷悟兩忘人法俱遣天如和尚曰未完不固之舟濟多人於惡海自他俱溺其理必然未得不退轉位不可混俗度生未得無生法忍要須常不離佛譬如嬰孩常不離母又如弱羽只可傳枝又曰經云色身外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又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安有佛土而不在吾心者哉又曰佛本是無心淨故有當處卽空全體卽有亦非空有亦是空有不可湊泊不可擬議心路絕

處卽名爲佛又曰此經滅後佛法全無但留阿彌陀佛四字名號救度衆生其有不信而謗毀者當墮地獄具受衆苦故天台云當知彼佛於此惡世偏有緣耳相關者先覺謂南土聖人示居淨穢以折攝二門調伏衆生此以穢以苦以促以多魔惱而折之俾知所厭彼以淨以樂以延以不退轉而攝之俾知所欣又曰往生之說能不乖於無生之理乎答曰天台云智者熾然求生淨土達生體不可得卽是眞無生此謂心淨故佛土淨愚者爲生

所縛聞生卽作生解聞無生卽作無生解不知生卽無生生卽生也又曰自家心量元是廣大豈不聞讃佛偈曰心包太虛量周沙界且十方虛空無量無邊被我心量都盧包了恒沙世界無量無數我之心量一一周偏如此看來十萬億國在我心中其實甚近何遠之有又曰稱佛之法必須制心不令散亂念念相續十念者不高不低不緩不急調停得中如是十氣連屬不斷意在令心不亂專精爲功故名此爲十念者顯是藉氣束心也又曰

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覊鎖馬鳴菩
薩曰以一切法皆從心起妄念而生一切分別即
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當知世間一切境
界皆依衆生無明妄心而得住持是故一切法如
鏡中像無體可得唯心虛妄以心生則種種法生
心滅則種種法滅故又曰衆生眞如之法體性空
淨而有無量煩惱染垢若人雖念眞如不以方便
種種熏修亦無得淨以垢無量遍一切法故修一
切善行以爲對治又曰心若馳散即當攝來住於

正念是正念者當知唯心無外境界卽復此心心亦無自相念又曰若人唯修于止則心沉沒或起懈怠不樂衆善遠離大悲是故修觀修習觀者當觀一切世間有爲之法無得久停須臾變壞一切心行念念生滅以是故苦應觀過去所念諸法恍忽如夢應觀現在所念諸法猶如電光應觀未來所念諸法猶如於雲忽爾而起應觀世間一切有身悉皆不淨種種穢污無一可樂大慧禪師曰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

怖慞惶底亦是識情而今条學之人不知是病只
管在裡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行不隨智
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得下
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却踏著鼻孔即此識情便
是眞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別有所
證則又却不是也又曰正在鬧中用若鬧中不得
力却似不曾在靜中做工夫一般古德云隨流認
得性無喜亦無憂淨名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遶
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花老胡云眞如不守自性隨

緣成就一切事法又曰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
此菩提座豈欺人哉若以靜處爲是鬧處爲非則
是壞相而求實相離生滅而求寂滅好靜惡鬧時
正好著力驀然鬧裡撞翻淨時消息其力能勝竹
椅蒲團上千萬億倍又曰太末蟲處處能泊唯不
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亦爾處處能緣唯不能緣
於般若之上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漸覺省力
時便是得力處也又曰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
頓除因次第盡又曰切不可一向乘空趣寂古人

喚作黑山下鬼家活計盡未來際無透脫之期凡
涉世有餘之士久膠於塵勞中忽然得人指令向
靜默處做工夫作得胸中無事便認著以爲究竟
安樂殊不知似石壓草雖暫覺絕消息奈何根株
猶在寧有澄徹寂滅之期要得眞一寂滅現前必
須於熾然生滅之中驀地一跳跳出不動一絲毫
便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臨機縱奪殺活
自由利他自利無施不可又曰坐時不得令昏沉
亦不得掉舉昏沉掉舉先聖所訶又曰今時士大

夫多於此事不能百了千當直下透脫者只爲根性太利知見太多以故返不如鈍根者無許多惡知惡覺能知根性鈍者決定不鈍雖不得守著這個鈍底然亦不得捨却這個鈍底叅取其斷見者斷却自心本妙明性一向心外著空滯禪宗常見者不悟一切法空執著世間諸有爲法以爲究竟也用一毫毛工夫取證則如人以手撮摩虗空只益自勞耳應接時但應接要得靜坐但靜坐坐時不得執著坐底爲究竟又曰佛言有心者皆得作

佛此心非世間塵勞妄想心謂發無上大菩提心只就思量處輕輕撥轉話頭勞無限力亦得無限力請公只如此崖將去莫存心等悟忽地自悟去

又曰動時顯湛然之用不動時歸湛然之體體用雖殊而湛然則一也如析栴檀片片皆栴檀此心無有實體如何硬收攝得住杜撰長老輩既自無所證便逐旋捏合雖教他人歇準自心火熠熠晝夜不停如欠二稅百姓相似且向闇家老子道待我澄神定慮少時却去相見得麼若得生死心破

更說甚麼澄神定慮又曰衆生狂亂是病佛以寂靜波羅蜜治之病去藥存其病愈甚拈一放一何時是了不如少與多得與失靜與鬧縛作一束送放他方世界又曰不識於開眼應物處得心地安閒不若平昔做靜勝工夫只爲要支遣個鬧底正鬧時却被鬧底聒擾自家方寸却似平昔不曾做靜勝工夫一般耳又曰能知破除情識者又是阿誰佛又不云乎衆生顛倒迷己逐物物本無自性迷己者自逐之耳境界本無差別迷己者自差別耳拈

一放一有甚了期不用作破除想不用作情塵想
不用作差別想不用作佛法想又曰自念此身尚
存只是睡著已作主宰不得況地水火風分散衆
苦熾然如何不被回換到這裏方始著忙待汝說
底許多妄想絶時汝自到寤寐一處也又曰向日
用因緣處時時覰捕我遮能與人決斷是非曲直
底承誰恩力畢竟從甚麼處流出覰捕來覰捕去
平日生處路頭自熟生處既熟則熟處却生矣那
個是熟處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無

明業識思量計較心識晝夜熠熠如野馬無暫停息底是遮一絡索使得人流浪生死使得人做不好事遮一絡索既生則菩提涅槃眞如佛性便現前矣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將遮思量世間塵勞底心回在思量不及處試思量看又曰逆順現前而生苦惱大似平昔不曾向個中用心境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旣不起眞心任偏知請於逆順境中常作是觀則久久自不生苦惱苦惱旣不生則可以驅魔王作護

法善禪矣智顗禪師曰泥洹之法入乃多途論其
急要不出止觀二法故經曰若偏修禪定福德不
學智慧名之曰愚偏學智慧不修禪定福德名之
曰狂狂愚之過雖小不同邪見轉輪蓋無差別故
經云聲聞之人定力多故不見佛性十住菩薩智
慧力多雖見佛性而不明了諸佛如來定慧力等
是故了了見于佛性又曰所言訶欲者謂五欲也
凡欲坐禪修習止觀必須訶責五欲者是世間色
聲香味觸常能誑惑一切凡夫令生愛著若能深

知過罪即不親近是名訶欲一訶色欲者所謂男
女形貌端嚴脩目長眉朱脣素齒及世間寶物青
黃赤白紅紫縹綠種種妙色能令愚人見則生愛
作諸惡業如頻婆娑羅王以色欲故身入敵國在
婬女阿梵婆羅房中優填王以色染故截五百仙
人手足如此等種種過罪二訶聲欲者所謂箜篌
箏笛絲竹金石音樂之聲及男女歌詠讚誦等聲
能令凡夫聞即染著起諸惡業如五百仙人雪山
住聞甄陁羅女歌聲即失禪定心醉狂亂如是等

種種因緣知聲過罪三訶香欲者所謂男女身香
世間飲食馨香及一切薰香等愚人不了香相聞
即愛著開結使門如一比丘在蓮花池邊聞華香
氣心生愛樂池神即大訶責何故偷我香氣以著
氣故令諸結使臥者皆起如是等種種因緣知香
過罪四訶味欲者所謂苦酸甘辛鹹淡等種種飲
食肴膳善味能令凡夫心生染著起不善業如一
凡彌染著酪味命終之後生在酪中受其蟲身如
是等種種因緣知味過罪五訶觸欲者男女分身

柔軟細滑寒時體溫熱時體涼及諸好觸愚人無智爲之沉沒起障道業如一角仙因觸欲故遂失神通爲婬女騎頸如是等種種因緣知觸過罪如上訶欲之法出摩訶衍論中說復云哀哉衆生常爲五欲所惱而猶求之不已此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益薪其燄轉熾五欲無樂如狗嚙枯骨五欲增諍如鳥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毒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假借須臾如擊石火智者思之亦如怨賊世人愚惑貪著

五欲至死不捨後受無量苦惱又曰諸餘葢情覺
故可除睡眠如死無所覺識以不覺故難可除滅
又曰觀此心念以内有六根外有六塵根塵相對
故有識生根塵未對識本無生觀生如是觀滅亦
然生滅名字但是假立生滅心滅寂滅現前了無
所得是所謂涅槃空寂之理其心自止起信論云
若心馳散卽當攝來住於正念是正念者當知唯
心無外境界卽復此心亦無自相念念不可得二
者修觀有二種一者對治觀如不靜觀對治貪欲

慈心觀對治瞋恚界分別觀對治著我數息觀對治多尋思等對治心沈浮病修止觀行者于坐禪時其心闇塞無記瞪瞢或時多睡爾時應當修觀照了若于坐中其心浮動輕躁不安爾時應當修止止之又曰均齊定慧修止觀行者於坐禪中因修止故或因修止而入禪定雖得入定而無觀慧是爲癡定不能斷結或觀慧微少即不能發起眞慧斷諸結使發諸法門爾時應當修觀破析則定慧均等能斷結使證諸法門行者於坐禪時因修

觀故而心豁然開悟智慧分明而定必徹以心則動散如風中燈照物不了不能出離生死爾時應當復修於止以修止故則得定心如密室中燈則能破暗照物分明又曰本自不動何止之有本自不蔽何觀之有衆生迷蕩去本日遠動靜俱失不昏卽散此二病本出生衆苦令彼離苦而獲安隱當用止觀以爲其藥病瘳藥廢醫亦不立則止觀者乃假名字卽假卽空言語道斷又曰夫止觀何爲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

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皆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足玄覺禪師曰偏修於定定久則沈偏學於慧慧多心動又曰定慧既均雖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又曰是故智者觀之如毒虵想寧近毒虵不親女色何以故毒虵殺人一死一生女色繫縛百千萬刧種種楚毒苦痛無窮諦察深思難可附近又曰第一病者有二種一緣慮二無記緣慮者善惡二

念也雖復差殊俱非解脫是故總束名爲緣慮無
記者雖不緣善惡等事然俱非眞心但是昏住此
二種名爲病第二藥者亦有二種一寂寂二惺惺
寂寂謂不念外境界善惡等事惺惺謂不生昏住
無記等相此二種名爲藥第三對治者以寂寂治
緣慮以惺惺治昏住用此二藥對破二病故名對
藥第四過生者謂寂寂久生昏住惺惺久生緣慮
因藥發病故云過生第五識是非者寂寂不惺惺
此乃昏住惺惺不寂寂此乃緣慮不惺惺不寂寂

此乃非但緣慮亦乃入昏而住亦寂寂亦惺惺非唯歷歷兼復寂寂此乃還源之妙性也第六正助者以惺惺爲正以寂寂爲助此之二事體不相離又曰猶如病者因杖而行以行爲正以杖爲助修心之人亦復如是必先息緣慮令心寂寂次當惺惺不致昏沉令心歷歷歷歷寂寂二名一體更不異時又曰寂寂生無記惺惺生亂想寂寂雖能治亂想而復還生無記惺惺雖能治無記而復還生亂想又曰是以萬機叢湊達之者則無非道場色

像無邊悟之者則無非般若又曰以奢摩他故雖寂而常照以毘婆舍那故雖照而常寂以優畢叉故非照而非寂又曰今之法非常而執有假非有以破常性非斷而執無假非無而破斷又曰何者夫妄非愚出真不智生違妄名真迷真曰妄豈有妄隨愚變真逐智迴真妄不差愚智自異耳又曰是以緣會之有有而非有性空之無無而不無何者會即性空故言非有空即緣會故曰非無又曰是以先須識道後乃居山若未識道而先居山者

但見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識道者但見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則道性怡神忘道則山形眩目是以見道忘山者人間亦寂也見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又曰特因見倒惑生遂成輪轉耳又曰若能了境非有觸目無非道場知了本無所以不緣而照又曰是以釋動求靜者憎枷愛杻也離怨求親者猒檻忻籠也商那和修問優婆毱多曰汝年幾耶答曰我年十七祖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祖曰我但髮白

非心白耳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盧甚能自新
州來參謁五祖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
嶺南人無佛性盧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生禪
儀云爾乃放捨諸緣休息萬事身心一如動靜無
間量其飲食不多不少調其睡眠不節不恣結跏
趺坐令耳與肩對鼻與臍對舌柱上齶唇齒相著
目須微開免致昏睡身相既定氣息既調寬放臍
腹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念起即覺覺之即無久久
忘緣自成一片一切時中護持定力如護嬰兒即

定力易成矣定水澄清心珠自現故圓覺經云無
礙清淨慧皆因禪定生是知超凡越聖必假靜緣
坐脫立忘須憑定力智度論云煩惱入故能令心
濁諸慈悲等善法入心故令心清淨又云觀眞空
人先有無量布施持戒禪定其心柔軟諸結使薄
然後得眞空無智人聞空解脫門不修功德但欲
脫空是爲邪見斷諸善根又曰若不得般若波羅
蜜法入阿毗曇門則墮有中若入空門則墮無中
若入蜫勒門則墮有無中又曰菩薩行般若波羅

蜜多雖知諸法一相亦能知一切法種種相雖知
諸法種種亦能知一切法一相又曰寧起我見積
知須彌莫以空見起增上慢所以者何一切諸見
以空得脫若起空見則不可治又曰佛爲諸生欲
墮斷滅見者說言有我受後世罪福若人欲墮常
見者說言無我無作者受者思益梵天經曰佛云
我見燃燈佛即得無生法忍授我記云汝於來世
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我於爾時具足六波羅蜜
雖布施不求果報雖持戒無所貪著雖忍辱知內

外空雖精進知無起相雖禪定無所依止雖行慧無所取相涅槃經云何爲嬰兒行如被嬰兒啼哭父母即以楊樹黃葉而與之言莫啼莫啼我與汝金嬰兒見已生眞金想便止不啼然此黃葉實非金也若有衆生欲造衆惡如來爲說三十三天常樂我淨衆生聞是樂故心生貪樂止不爲惡勤作三十三天善業實是生死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又曰如來雖背是說終無虛妄何以故虛妄之語即是罪過如來悉斷一切罪過云何當有虛妄語耶

如來雖無虛妄之語若知衆生因虛妄說得法利
者隨宜方便則為說之般若經云菩薩方便善巧
為欲成熟諸有情故示受五慾而無實染所以者
何諸菩薩於五慾中深生厭患不為彼過之所塗
染華嚴經云菩薩以大方便雖示生死而恒住涅
槃雖眷屬圍繞而常樂遠離雖以願力三界受生
而不為世法所染寶積經云如來尚被誹謗何況
我等大乘十法經云佛金剛身尚患作痛況其餘
者如來尚有怨家況於我等統要云智藏禪師因

張拙秀才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諸佛是有是無師皆曰有張云錯師曰先輩參見甚麼人來張云曾參百丈凡有問詰皆云無師云待先輩得似百丈時一切皆無須是人人丹霞方許燒佛個個百丈方許道無其或未然入地獄如箭罽賓國沙門求跋摩毋嘗須野肉求跋摩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夭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設令有罪吾當代汝跋摩他日煮油誤澆其指因謂毋曰代兒忍痛毋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

尚不能代況三塗乎毋乃悔悟終身斷殺給孤長者子婦玉耶端正姝好而生憍慢不事翁姑夫婿佛告玉耶女人不當自恃端正憍慢其壻何者端正除去邪態八十四垢定意一心是爲端正不以顏色爲端正也法苑曰觀罪業性空罪從心生心若可得罪不可無我心自空空云何有善心亦然罪福無主非內非外亦無中間不常自有但有名字名之爲心但有名字名爲罪福名字卽空還源返本畢竟清淨是爲觀罪性空豁破無明顛倒執

著心也若無明滅故行滅諸行滅故生死滅懺罪偈云罪無自性從心起心若滅時罪亦亡罪亡心滅兩俱空此卽是名眞懺悔佛告普廣菩薩空苦非身四大假合形如芭蕉中無有實又如電光不得久停故云色不久鮮當歸敗壞精誠行道可得度苦隨心所願無不獲果諸經要集云那先羅漢云船中百枚大石因船故不沒人雖有惡一時念佛乘般若舟不染泥犁便生善處人持一小石置在水上沒者如人作惡不知佛經無舟之力便入

泥犁又云愚人作惡得殃乃大智人作惡得殃乃
小譬如燒鐵在地一人知燒一人不知兩人俱取
不知者其人大爛知者小傷作惡亦爾愚者不能
自悔其殃乃大智者知不當爲能自爲過其殃少
耳雜譬喻經云昔有沙門行草間見大虵言和尚
聞阿耆達王不答曰聞虵曰我是也沙門言阿耆
達王立佛塔寺功德巍巍當生天上何緣乃爾虵
言我臨終時邊人持扇墮我面上令我瞋恚受是
虵身沙門即爲說經一心樂聽不食七日命過生

天却後數月持花散佛衆人怪之在虛空曰我阿耆達王蒙沙門恩聞法生天今來謝耳臨終侍人不可不護病者心也經律異相云有淸信士持戒精進因疾困甚婦大悲苦我何所依子何所怙夫聞愛戀大命將至魂神即還在婦鼻中化作一虫婦哭不止時因道人往見其婦虫從鼻出婦纔脚踏道人告曰莫殺是卿夫壻化作此虫婦曰我夫奉經持戒何緣作此道人曰過起愛戀今生爲虫道人爲虫說法卿旣持戒福因生天但坐恩愛墮

此虫中虫聞意解命終生天四十二章經云佛問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數日間佛言子未能爲道又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飲食間佛言子未能爲道又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呼吸之間佛言善哉子可謂爲道矣古德頌云一盞孤燈照夜臺上床別了履和鞋三魂七魄夢中去天曉知他來不來梵志兩手持花上佛佛曰放下著乃放下一手中花佛又云放下著又放下一手中花佛復云放下著志曰我兩手花俱已放下更放

下甚麽佛云放下中間底志頓善無生法忍阿含

經云佛言當知有四種人有一種人從冥入冥有

一種人從冥入明有一種人從明入冥有一種人

從明入明佛問阿難以何爲心阿難言如來現今

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爲

心佛咄阿難此非汝心阿難矍然避座起曰佛言

此非我心當名何等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虗妄想

相惑汝眞性由無始來認賊爲子失汝元常故受

輪轉阿難白佛故我出家承事諸佛行諸難事皆

用此心或退舍根亦因此心若此發明不是心者我乃無心離此覺知更無所有我實驚怖佛告阿難如來常說諸法所生惟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乃至草葉咸有體性何況妙明心性而自無體若汝執于所了知性必爲心者此心即應離諸一切色香味塵諸塵事業別有全性如汝今聽我法因聲而有分別縱滅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我非勑汝執爲非心汝但於心微細揣摩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即眞汝心

若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塵非常住若變滅時此心則同龜毛兔角則汝法身同於斷滅其誰修證無生法忍古釋云能推者卽是妄心皆有緣慮之用亦得名心然不是眞心且妄心是眞心上之影像故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心中所現之物若執此影像爲眞影像滅時此心卽斷故云若執塵緣卽同斷滅以妄心攬塵成體如鏡中之像水上之波迷水執波波寧心滅迷鏡執像像滅心亾心若滅時卽成斷見若知濕性不壞鏡

體常明則波浪本空影像元寂故知諸佛境智徧界徧空凡夫身心知影如像若執末爲本以妄爲眞生死現前方驗不實問眞妄二心各以和義名心以何爲體以何爲相答眞心以靈知寂照爲心不空無住爲體實相爲相妄心以六塵緣影爲心無性爲體攀緣思慮爲相故知此能推之心若無因緣卽不生起但從緣生緣生之法皆是無常如鏡裏之形無體而全因外境似水中之月不實而虛現空輪認此爲眞愚之甚矣問若眞心成佛妄

覺墮凡則妄念違宗眞心順覺斯乃眞妄有二體
用分離如何會通圓融一旨答眞妄無性常契一
原豈有二心而互相卽性淨無染妄不可得爲不
了一心之人所以說卽如爲不識冰人指水是冰
指米是水但有名字寧復有二物相卽耶若諦了
者不起不滅無得無生了此妄心念念無體從何
起執念念自離不須斷滅尚不得一何況二乎問
悟旣現前迷何處去答三界無別法但是一心作
凡一切境皆因動念念若不生境本無體返窮動

念念亦空寂是知迷時無失悟亦無得以無住眞
心不增減故問無性理同一時成佛云何三乘見
佛差別答隨心感現影像不同自業差殊非佛有
異華嚴經云譬如海水潛流地中有穿鑿者無不
得水而彼大海不作分別問三寶如虛空相非見
聞之所及教中云何說見道又稱見佛答約本智
發明假稱名見非眼所覩惟澄乃知若離斷常二
邊卽見自身淸淨見身淸淨卽是見佛淸淨乃至
見一切法悉皆淸淨無非是佛無非是法問妙圓

覺心既無所有云何教中說佛成正覺出現世間等事答一是機熟衆生自心感現二是菩薩因地本願然諸佛境界廣大無邊非情識所知惟見性能了故知凡聖無際心境一原真無性而即相發明相無體而因真建立故云法身無像遇感成形妙應無方隨念垂跡又云若以色聲取是人行邪道若離色聲求未免斷滅見華嚴偈曰色聲非是佛音聲亦復然亦不離色聲見佛神通力問菩提即是身心者云何教中處說菩提不可以身心得

答菩提之道卽心者乃是自性清淨湛然不動蓋是正覺無相之眞智其道玄虗妙絕常境以迷人不了執色陰爲自身認能知爲自心故經云身如草木無所覺知心如幻化虗妄不實所以除其執取之心若就了人卽達陰身本空妄心無相以本空故法身常現以無相故眞心不虧問既心外無佛見佛是心云何教中有說化佛來迎生諸淨剎答法身如來本無生滅從眞起化引接迷根以化卽眞眞應一際卽不來不去隨應物心又化體卽

眞說無來去從眞流化現有往還問如上所說眞
體則湛然不動化相則不來而來正是心外有他
佛來迎云何證自心是佛答乃是如來本願功德
力故令彼有緣衆生修集功德則自心感現佛身
來迎不是諸佛實遣化身而來接引是知淨業純
熟目睹佛身惡果將成心現地獄婆娑論云佛與
舍利子經行時有一鳥爲鷹所逐驚怖便趣舍利
子影怖猶不止復趣佛影身心坦然舍利子白佛
如何鳥至我影猶有恐懼纔入佛影身心無怖世

尊曰汝六十刧修不害意我於三大無數刧中修不害意汝尚有害我已永斷智度論問曰諸佛皆無相今何以故說三十二相答曰佛法二諦一者世諦故說三十二相二者第一義諦故說無相又二種道一者令衆生修福道故說三十二相二者慧道故說無相爲生身故說三十二相爲法身故說無相宗鏡云修三昧者忽發神通須急棄之有漏之法虛妄故也彭城王問諸大德與我左腋出水右腋出火飛騰虛空放光動地我即禮汝爲師

牛頭融大師荅曰今若責我如此證果者恐與道乖審如是成佛者幻佛亦得作佛不唯幻師道作佛天魔外道妖狐精魅鬼神龍蜃皆成佛道麁居士偈云心通法亦通十八斷行踪但自心無礙何愁神不通宗鏡云萬法從緣無自體耳體而無自故名性空性之既空雖緣會而非有緣之既會雖性空而不無是以緣會之有有而非有性空之無無而不無何者會則性空故言非有空則緣會故云非無如是則何獨言語道斷亦乃心行處滅也

若心內定一法是有即墮常若心外執一法是無
即沉斷俱成見網不入圓宗問如何是一切法皆
是佛法答一切法唯心心即是佛心即是法若心
外見法而生分別直饒廣作勝妙之事亦非究竟
問法門無量何故偏讚一心答此是起惑之初發
眞之始故經云心作天堂心作地獄但了一心萬
法皆寂問無心者爲當離心是無心即心得無心
答即心得無心問即心是有心云何得無心答不
壞心相而無分別問豈不辯知也答即便知無能

所是無心也豈渾無用始是無心心之體本來常寂寂而常用用而常寂又云故千經萬論莫不說離身心破彼執著乃入眞實譬如金師銷鑛取金方爲世用若執有身者則有身礙有身礙故則法身隱于形殼之中若有心者則有心礙有心礙故則眞智隱於念慮之內故大道不通妙理沉隱六神內亂六境外緣晝夜惶惶無有止息矣又云若以息念歸無念如同寒木死灰與木人無別豈有成佛之期葢無念者卽念而無念故寶藏論云若

言其生無狀無形若言其滅今古常靈故眞其生不
滅眞滅不生可謂常滅可謂常生是知若即念存
有念即是常見離求生無生即是斷見學人問本
淨和尚云師還修行也無對曰我修行與汝別汝
先修而後悟我先悟而後修又問若欲明宗只合
純提祖意何用兼引諸佛菩薩言教以爲指南故
宗門中云借蝦爲眼無自巳分只成文字聖人不
入祖位答從上非是一向不許看教恐慮不詳佛
語隨文生解失於佛意以護初心若或因詮得旨

直了佛心又有何過且如西天二十八祖東土六祖乃至馬大師忠國師等並博通經論圓悟自心又曰譬如寒月結水為冰及至暖時釋冰成水衆生迷時結性成心悟時釋心成性波羅揭云在胎為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持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崔相公問如會禪師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既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

何害李渤問智常禪師曰教中道須彌納芥子渤
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曰使君讀萬
卷書是否李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
書向何處着

向諸李渤問智常禪師曰教中道須彌納芥子渤
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曰使君讀萬
卷書是否李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
書向何處着

戒妄殺

奸人凶德得志一時流毒縉紳斬芟黔首逞瞬息之意氣貽無窮之罪愆固無足論矣亦有命世豪傑出而匡時經務身攬大權手握重兵師旅所交生靈塗地能無殺乎惟常存不行一不義不殺一不辜之心而奉以周旋殺人以安人則爲之斯上帝所監神理所祐殺而不爲罪也脫行於意見偏駁發於喜怒過差卽爲不辜卽爲大罪終身悔之而無及矣古今豪傑功蓋天壤澤被當世而或以

意見喜怒妄殺濫誅者往往不少每一念此令人輕格天下之業或曰有殺人之罪又有安人之功足相準乎曰殺人以安人殺當而不爲濫且妄竟可無罪如其有罪雖有功豈足贖乎冥冥之中固當並敘矣

韓琦欲上疏斬高郵守范仲淹曰恐人主殺得手滑吾輩亦不免此言非也直當論守之應殺與否自恐見殺而不欲人主開端則惟知有已而已豈仁人之言哉

董卓流毒宮闈惡播四海極矣蔡邕哭之足以一
死王允殺之亦不爲過但其言非也曰使佞人執
筆吾輩蒙其謗訕直當論邕之罪應死與否何暇
計後之作史而蒙謗乎至士孫瑞以殺邕而卜王
公不免亦非也邕之哭卓罪自足以死何乃以此
得報允之不免盖由後之措置稍疎取之而未必
殺邕之報也

中郎雖受卓辟舉私情耳若裁以大義可無用哭
賊必也冒而往哭宜輕一死奈何復乞哀求免乎

中郎於是乎可醜矣邕或將自比于欒布之哭越王庶幾人原之高之而不死不知卓豈越王之比哉

王允方執蔡邕宜數之曰董卓流毒宫闈惡播四海天地不容神人共憤討而誅之稍慰祖宗之靈快臣民之意汝哭之何爲者狥辟舉之私忘在公之義卓而可哀宗廟生靈不足念乎卓本國賊哭卓者亦賊也吾誅賊非殺名士如是則中郎俛首何辭矣

戒殺文示諸子

天地之大德曰好生人世之大業曰殺生造化回薄輪運轂轉人爲異類異類爲人人知此生之爲人而不知此生以前其爲異類何限此生以後其爲異類又何限故釋氏謂今生爲我所殺之衆生前世多有爲我之眷屬者言之痛切理葢不誣今夫樂生惡死寧詎人情爲然是故蟻虱逢擒則知奔逃蠅蚋被罥則知求脫牛羊將死則知觳觫雞豚臨命則知悲號鳥雀能假夢以謝恩魚鱉能化

形而乞命是知肖翹貪生含靈畏死萬物並育各
欲得所人之養生五穀蔬果足以取給不爲不厚
寧有人生日用盡資萬物之命以爲養者天地生
一種聰明貴重者號之爲人又雜生千萬種愚蠢
輕賤者號之爲萬物均受生氣共處兩間譬之人
生嫡長子又生諸幼子庶子雖有長幼嫡庶其爲
子一也愳人飢餓無以生長乃於五穀蔬果之外
生千百億萬物盡以供人之一生斷不然矣譬如
人生諸幼子庶子豈盡爲養一嫡長子而生之哉

不過以人之智力足以制萬物之命燖擘刲割盡掩而殺之以充口腹以資貪饕迷人不知乃藉口天生萬物本以資人食養如不食之生之何爲嗟乎天生萬物本與吾並育共處天何嘗盡署記萬物曰某某悉以供人之食養者耶即如虎狼遇人則食天豈以萬物之命供人乃又以人之命供虎狼耶天貴人則以萬物之命養之天貴虎狼則以所貴之人之命養之又斷不然矣人之力能制萬物則食萬物非天以萬物盡養人也虎狼之力能

制人則食人非天以人養虎狼也人之食萬物與虎狼之食人皆非受天之命者也今夫蛆狐之臭穢則人不食蛇虺之毒則人不食豈天盡以萬物養人而獨不以蛆狐與蛇虺養人耶人偶擒得虎狼則取以爲食豈天命人與虎狼展轉互資以爲養耶是皆非天之意矣人之殺萬物也當物之有時而亦殺人也虎狼之殺人也人之殺虎狼也並作惡業寃對必償昭昭可知已今人縱不能長齋茹素擇已死之物一二種如佛家所謂五淨肉者

稍資饞口稍充氣體結習已久姑爲權宜以次漸
除解寃釋結是吾之所望於世人也若有能體天
地之生物念如來之大悲奮起勇猛除葷奉素永
消惡因高登道果是爲上善吾尤爲世人願之此
之不察而於人生日用之外更廣搜物命窮絶水
陸以爲珍羞異味三寸之口所需幾何六尺之軀
無過一飽君試思之五穀百果菜羹素食飲啜既
足腹亦果然烹牢宰牛狠籍饜飫轉眄之間便成
朽餕又安事盡啖衆生之脂骨膏髓而後長養生

全乎恣數十年之貪饕而積千百劫之寃業可爲痛哭流涕矣僕少犯此罪不小近聞大道悚惕玄律業已將無始劫來所殺衆生盡行超度無始劫來所作殺業盡行懺悔於　玉皇上帝諸佛如來之前此後斷不敢復作殺業盡行懺悔隨懺隨犯爲惡彌甚今不得已姑存一二五淨者爲三餐之需又念既不以殺生之物自食而復以之食人已則欲脫其愆而乃陷人於有罪是尤罪之大者故僕斷自今以後一應宴會親朋亦斷不殺生爲供

濁酒園蔬間用小鮮稍加淨肉業生人世情非得已較之戒律尤為罪人飲食言笑暢情敘歡如是足矣親友賢明想能體亮其有不亮此情者雖因此得罪所不辭也

戒殺放生文序

人之殺生以食逞逞藉口曰天生人貴于萬物天生萬物本爲養人生以需殺殺而復生造物建設理固應耳如其不殺生之何爲嗚呼玄宰埏埴大化醞釀萬類輪駪雜然蒸出智竅靈慧者貴而爲人姿性冥蠢者賤而爲物本欲其並育並生于天壤之間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詎令迭爲寇讐互相戕殺總萬物之命以供人類哉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人生物苞含徧覆所以無垠如以萬物之命供

人則是生人而殺萬物也舒亟不勝慘殺不勝生天地不仁甚矣何爲大德哉人之始生也活以一乳人之旣長也活以五穀今夫人雜食萬物腥羶亦飽獨食五穀蔬果亦飽飽等耳飽則不死誠何用廣須萬物之命而後活也佛氏之生以長齋仙人之生以絕粒夫其長齋者雖一腥不染絕粒者卽五穀盡廢而其生皆過于世人人生之有道其不必盡賴萬物之命昭昭矣人之生不必盡賴萬物之命天豈必以萬物之命而供人之一生哉不過

以人之嗜慾無窮貪饕不饜五穀之外廣搜珍羞異味以窮口腹之慾而人之智力狡悍又足以制萬物之命扼其背項而封裂焆臛之其殺萬物之命而閔然不畏也食萬物之血肉而恬然甘之也皆人之惡業薰染習而不覺也萬物與人竝而人之力勝萬物則人殺萬物人與虎狼竝而虎狼之力勝人則虎狼殺人人殺萬物則以爲天命人虎狼殺人則將又以爲天命虎狼邪以萬物之命養人則以爲人貴于萬物以人之命養虎狼則又以

爲虎狼貴于人耶人之殺萬物而不畏食萬物而甘皆天所命而蛇虺蠆蝟之毒也黄犿之臭也蛆蛔之穢也人則不殺以爲食豈天以萬物之命供人而獨不以蛇虺蠆蝟黄犿蛆蛔供人耶海濵之人食蟶蛤蠔蠘而西北人逆逆不食豈天獨以海錯養海濵之人耶人不食蛇而交廣之人多食之豈天獨以蛇養交廣之人耶故曰皆人之惡業熏染習而不覺也棗栗之熟也隣媼撲而爲食非人之命隣媼也菽粟之囷也鼠雀盗以爲餐非人之

命鼠雀也人與萬物雜然並處人貪無厭而人之
智力又足以制之遂盡掩殺萬物之命以爲食而
藉口妄認之曰不殺不生是萬物者皆天之生之
以養我者也嗚呼人何以明其盡爲養人而設哉
天欲生人何必盡殺萬物之命以充食養也上天
耿苂萬物林總天亦何嘗盡萬物而一一署記之
曰某某某悉以養人之生者哉亦猶憐媼撲棗
而遂認以爲巳棗鼠雀盜粟而遂認以爲巳粟惑
亦甚矣且人之萬惡皆爲逆天之心而殺生一業

獨稱奉天之命人而殺人則爲干天討而立服上刑人殺萬物則爲奉天命而毫無罪罰又何取所謂一體所謂平等之義哉殊不知就此生而論則人號爲貴物號爲賤分別太過陵轢戕殺于是起焉就歷劫而論則人爲萬物萬物爲人我亦殺人人亦殺我生生不已殺殺無窮各結業因互爲冤對前生之業今世當償今生之冤來世當報彌久彌結彌結彌深亦可悲矣試思人之殺萬物而不畏也食萬物而甘也皆冤業所結也人能不殺則

寃業解矣殺知畏矣食不甘矣或曰子云不殺亦
善乃謂人亦爲物物亦爲人此釋氏輪迴之說竊
恐未必然也嗚呼陰陽五行者氣也無極太極者
理也氣運有息理宰無窮生爲人物形骸皆敝神
靈不没形能載神亦能障神故形骸爲人則神靈
亦通形骸爲物則神靈亦塞形全而神附則爲現
在人物形敝而神散則或別透入一軀殼而又復
爲人物焉而其別透入軀殼也則又隨其福業而
爲之轉換功行崇高則入聖超凡位證仙佛罪業

輕淺則移頭換面還復爲人萬物之報盡則再入
人道人類之業重則轉墮旁生豈惟殺業必報其
他萬惡無一不報者也特以人物障重自迷本心
在後世則罔悉前因處今生則不悟來報敢於造
業而冥然悍然惟聖賢得道之人知之知之故益
不敢妄作也譬如海漲爲潮潮落爲汐潮汐累更
總之一潮器鎔爲金金鑄爲器金器累變總之一
金形骸敝亾神靈不沒皮囊軀殼透脫往來又如
行人去一郵傳復經一郵傳離一舟航又上一舟

航郵傳遞遷舟航變易其人一耳或曰天地氣化
其去無端其來無倪化化何常新新不已是以可
貴若一靈透脫去殼入殼則是天地之氣化有盡
矣嗚呼花木開謝百年此花木而色香不厭日月
去來萬古此日月而光景常新人物靈光出于此
殼入于彼殼總之一靈萬劫轉換乘大化而來往
隨業識而偏全據罪福而報應張天網而不漏此
造物之所以爲妙也若謂前靈旣亾後靈再起如
火滅必無重焰水逝必無回流則是靈有時不續

銷隕同于形骸也世有清修而坎壈終身呰窳而榮肥沒齒忠孝節義凶禍屠滅檮杌奸佞富貴令終落英飄絮飛雲泠風長逝不回一往無迹作惡何倖砥節何辜而天道賞罰不太漏網乎惟其世世生生輪轉不巳善善惡惡後報無窮是以志士清人所爲力勤修持者也夫今世爲我所殺之衆生彼皆作殺業而得報我今殺衆生以爲食又自作殺業而待償人有百金之產而負千金之逋則力不能償卧不帖席令人逋殺生之債無算矣雖

反于其身不勝償矣可無慄慄危懼乎或曰戒殺者釋氏之教吾儒所不道也烹宰調和聖王所設祭祀而不殺則祖宗神明不血食燕饗而不殺則生人不血食將復何以成世道乎嗚呼人之有道君明臣良父慈子孝兄弟友愛夫婦肅雍貞穆恬愉惠利和暢世道大治何必殺而成世道乎聖王之世未嘗茹素未始悔殺成湯行開網縱禽周人戒覆巢破卵宣尼不宿孟氏遠庖何嘗不以戒殺爲事乎其血食而不茹素者當亦裁成輔相之末

備仁義道德之一缺也而西方大聖乃顯闡而弘宣之以垂人物之烱戒以補王政之不及夫云神人不可不血食此好殺者之言也人不可血食神明何為而必須血食乎神如有靈尚須于食卽黍稷維馨寧不飽乎虎林蓮池上人撰戒殺放生文極陳因果之理廣宣大悲之教剔幽章顯援古證今文義蔚暢情辭痛切可謂提醒夢囈砭鍼膏肓矣而相國嚴公為之撰序余友張孺愿復為之梓行上人精修梵行嚴持戒律道德醇至允足為天

人師兩君子慧業文人佛門開士護翼大教敷揚
慈旨亦良可嘉尚從此而有一人不殺十人不殺
推而廣之而漸至于百千萬億人不殺上人與兩
君子之功德多于恒河沙矣

禮懺放生文

原夫本來誰無佛性若論理卽人盡菩提奈何衆生從冥背覺逐妄喪眞自媒自賊劫家寶而不知自性自迷裹衣珠而行乞五慾牽引三毒熾然陰入處界隨在而積惑生死輪迴從業而感報自一念以至萬念念念遷流自一生以至千生生生結縛往來六道之中無非苦趣漂轉四生之內盡是業緣張愚帆而投癡綱歷兹劫之沉淪下實筏以度迷津全仗如來之拔濟某等言念衆生自無

始以來衆惡最多殺業尤重輕性命而恣戕殺永
斷慈悲取血肉而供噉吞肆行饕餮含靈抱識時
時千族以供一餐水陸空行往往半席而傷萬命
殺人一刀還人一刀略約現生積罪業而無算噉
人一臠償人一臠總計多劫結冤對其何窮祗原
宿業輪轉多有前世之六親若究本性菩提盡是
當來之諸佛噉六親心亦何忍殺諸佛罪豈可原
言以魂驚思之毛竪某等是以皈命三尊力戒十
惡諸罪漸除乃首懲夫惡業依戒止作遂倡會於

放生奉寶勝如來之法贖性命於羣靈踵流水長
者之因行慈心於萬有用以少謝往愆遂解怨結
惟茲將來善果敬求諸佛證明言念慈悲道場度
禮梁王懺法伏願十方賢聖普赦過而宥愆大地
凡夫盡放生而戒殺轉生死爲涅槃囘沉七趣變
閻浮爲華藏永免三災下情無任瞻依祈望之至

我生其實繇吹來父悉觀生命於秦靈運流水長

溈萅集卷之三十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吳應元允大校

勸諭比丘文

沙門出家號爲佛子迺有不持淨戒飲酒食肉自招重業貽玷佛門者良可悲痛隆不揣敢以文奉告酒名狂藥能使人生起昏沉增長放逸大則喪失慧命小復傷殘色身故智論謂飲酒狂三十五

種失四分謂飲酒狂三十六種失種種破敗種種
罪愆悉從酒起降龍羅漢因醉酒而頓失神通攙
雞比丘緣飲酒而盡喪諸戒在宿慧者𨿽此尚生
昏亂況根劣者寧不益長愚癡生昏亂則沉淪之
業日深長愚癡則般若之路日遠故如來立戒一
過酒器五百世感無手之報如一自飲酒五五百
世招地獄之殃智論四分所列可謂深切著明矣
至於食肉之罪尤重不可言夫六道循環同歸本
性四生輪轉總屬含靈物之靈而巨者弗論矣即

塊然蠢質有生誰不貪生雖眇爾肖翹臨死皆知畏死楞嚴經云隨力強弱遞相吞食以人食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死死生生互來相噉蓋輪迴不息生死之業難逃寃對相尋互噉之理不謬若論有生輪轉則今世衆生多有過去之六親再論眞性本同則今世衆生多是當來之諸佛凡人之他心未通天眼未朗不知而殺食之或食過去六親或食當來諸佛可無大懼能不痛心食肉之人死墮惡道食肉之人永斷慈悲罪旣莫先戒應居首

是以大修行人寧渴飲烊銅不嘗麯蘖寧飢餐熱鐵不噉衆生昔陶潛宅心冲澹以酒自外遠師何亂奉佛精虔以肉難逝八難在家人習以爲常爾比丘豈宜故犯夫僧者三寶之一至貴至尊佛法沙門不拜王者雖有罪不聽國王加刑良以其戒律嚴淨德行崇高故爾奈何不自尊貴而甘心污下以酒爲漿以肉爲糧沉湎昏穢大毀戒體是染衣波旬剃髮羅刹也所謂僧寶顧若是乎豈不痛哉僧甫出家便期成佛論前阿而後荼總是眞如

之覺體從發心而究竟無非本性之菩提詎獨不
復沉乎諸有亦且不顧處于二乘乃稱爲報佛之
深恩始無負出家之初意今縱不能然又何忍飲
酒食肉而玷清規汚三寶哉至如震旦大叢林沙
門乃如來說灋之道場係四方善信之瞻仰遠近
雲集緇素皋奔梯山航海或萬里而來朝禮金捧
香恒累月而齋戒而爲本山佛弟子者乃偃然縱
麴蘗以昏性靈啗血味而饜口腹所謂偷佛飯盜
佛衣在佛法中反害佛法無論佛之鑒觀有赫即

于汝本心何安汝寧謂伽藍之神無靈韋馱之杵不利耶殷鑒不遠則眞表天然之事可畏也又況一山而分人我失弘慈之風同室而結寃親乖平等之義見布施而力攘齊法門於市道釋戒衣而囚服日諍訟於公庭自墮萬劫之靈廣作三途之業善惡之因不爽花果之報寧逃給孤園中向盡無漏羅漢阿鼻獄內今多破戒比丘惡旣視在世尤深罪亦比俗人加等思之毛竪言以恫心不肖久淪苦趣初發道心願以博地凡夫誓作佛門弘護

誠視他無非是已未自度先期度人不惜苦言敢
告大衆伏願惕然警懼憣然悔悟亟改前非力修
戒行惡業既去種智斯圓不肖雖以僣妄獲罪所
不辭也

山而分入或失而惑之風同宝而結覺報可等

恭見布施而方便法門於而道釋戒而因

故曰詩訟於公庭自惱萬劫之靈魔作三途之業

石門不來花果之報寧並給於國中白害無

不辭也

敢行惡業既去種苦趣固不肖雖以借口文獲罪所

告大衆伏願陽豫纘續滿海信限没前非力修

誠願令無非是已未自度先期度人不惜苦言敢

放燄口疏

萬曆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奉佛弟子屠隆謹齋戒薰沐上告諸佛菩薩座下竊念隆幼託儒門粗知章句遂弛負擔爰忝縉紳出有安車入有室廬生既享其逸樂不織而衣不耕而食身無補于明時天資近慧徒能拈弄空文循世多慾不得蚤聞佛法忘機少慮存心雖頗坦平任意觸情素行多違戒律非時非巳罪或從色根而招濫責濫刑業多自嗔心而作飾浮華以驚世好工綺麗之辭後

燕會以悅人廣殺衆生之命時時作過自陷迷塗
種種積愆日深苦海近聞仙佛凡聖之理始切皈
依更惕因果報應之權稍知洗滌顧學道雖求悟
脫而結習尤難頓除自怨自懲詎修持之不力隨
懺隨犯覺舊病之猶存是隆之所以日夜矢一誠
而首過叩三寶以痛心者也言念隆歷劫罪根之
最深者莫如殺生衆生業報之最重者莫如餓鬼
故先修水陸經懺以度脫衆生續考燄口科儀以
施食餓鬼竊照燄口者起于觀音化面然而現鬼

王之形阿難告釋迦而修瑜伽之教凡此燄口皆
因衆生宿業所致嫉妬陰賊設陷穽以害人掊剋
慳貪嗜膏血以肥己生慾溪壑之情貪饕無厭故
墮薜荔之鬼痛饑難堪身若藍靛髮若丹砂腹若
車輪喉如針鋒五百劫不聞水漿之名六根門常
帶飢渴之燄復有威明正直剛毅勇烈諡諸神趣
位諸冥官大力秉權尊榮貴顯而尚帶素因未免
乏食嗟乎以彼苦報之衆生反思隆宿業之深重
恐墮斯報厥苦奚勝是用消取賤生之辰廣修施

食之法欲以外結人緣救諸苦難內消已業豫植善根然非仰仗如來法力則衆生業重雖遇食而不得餐凡夫力薄卽行施而何由廣爲此敬發虔誠哀告佛祖伏乞以光明陀羅尼法而攝受衆生以如來手印眞言而救拔苦惱化滴水爲酥酪浩若長河變斛食作須彌遍周沙界壇儀嚴護上窮有頂之天梵音弘宣下極風輪之際伊蒲淨飯盡四生六道咸飽滿以歡忻幢蓋香華合萬劫千回總超生于極樂隆不任激切皈依仰望之至

長水塔院記

余嘗與袁長史福徵沈徵君明臣馮吉士夢禎登泖塔坐藏經閣憑欄矚眺四面空水迴絕大地浮圖巍然矗立煙雲空翠間洪濤礮擊月夜撼其下川魚沙鳥芙蕖菱芡參差歷落鐘磬之音泠泠然與波浪相答少頃斷虹蜿蜒橫挂木杪日氣霞彩下射湖心殿閣迴映閃爍陡作黃金相又頃之月出東海波空如鏡流光蕩漾直似浮金剎去余必灑焉樂之時與諸君各賦詩紀遊益幽峭空曠離

塵絕世足資高流棲遯詩人登覽洵雲閒山川之最勝處也按圖經洳者谷水也故秦由拳長水縣始皇時童謠告異野媼示兆旦暮爲谷水而洳名焉每遇天水澄徹隱隱下見城郭衢道井甃叉器皿故物往往浮出間多神異傳諸好事者余則悽惻以傷此與伊毋空桑之談歷陽化湖之事何其大類也余聞之數無常住物有必壞大化遞遷儵起儵滅若空若幻滄溟揚塵天地墮劫卽大物不能堅而況一邑於何有釋氏等之爲露電空花[illegible]

不可執陵谷相尋從古有之即吾今日之肩摩轂擊者安知非昔之洪波巨浸今日之洪波巨浸又安知不爲後之肩摩轂擊也而世人據螻蟻寸壤假蜉蝣刻漏馳蝸角之名嗜虫臂之血忘旦夕之命而營千載之圖及其聲銷影沉瞥焉一夢難以語知余覽泖之勝則蕭灑以樂而尋泖之故則淒其以傷其樂也以物樂其傷也以物傷浪喜浪戚往來于胸是發于浮想非真性也是爲物所轉移者也然余之戚其起于樂乎有樂則有戚無樂何

戚無樂無戚外境常移真性常湛而心地常樂樂根于性凝然而寂烱然而照是謂如如如如之樂不可得而樂不可得而戚其庶乎余葢未能而涙有喜戚奈何不爲長水之壞哉何者往來者不停之運也成壞者必至之期也委順者至人之幾也執著者萬物之妄也萬物遭不停之運無不至之期壞固妄也當其未壞亦妄也以物執物故卒不能離於妄以妄求妄故卒不能逃于壞而識者顧謂真性不壞歷萬劫而無恙超諸有以獨存儒者

之所存養二氏之所修煉皆是物也而其間稱不壞者獨云釋氏釋氏者以無慾為本以空寂為宗以上乘為歸以了義為極不執于一不著于相不名眞不逐妄不貪成不怖壞亦無喜亦無憂不執于一故其幾圓不著于相故其道妙不名眞故離妄不逐妄故常眞不貪成故能成不怖壞故不壞亦無喜故不住于喜亦無憂故不住于憂萬物之變不撓其和諸有之苦不滑其府不滑不撓而觀照一而後去來如如視長水之成一浮沫之聚也

其壞一游塵也夫是之謂超然而余向者之浪喜浪戚隨境風而轉不亦細乎余益學空于釋氏者而方爲由拳小吏性既適脫不能俛而就世之纓紼又于世味頗澹而業縛一官嘗俯仰意不自得未幾則空之矣幼事雕蟲一技于世味無所好而好此雕蟲小名又未幾而空之矣而識者顧又謂眞性無待于物凡有待于物者皆妄也子其有待耶其無待耶其得之自性耶其猶假物以勝之耶子欲空其官而假詞賦以勝之則官空又欲空其

詞賦名而假釋氏之說以勝之則名空而苟非眞
得之釋者深是未免有待也有待于物物在則勝
物過則遷此哀樂之所以未超也且子知空而不
知不空之所以妙也吁嗟哉余之于此理其終身
乎雖然余至此蓋亦幾有大悟焉而皆于登𨛦發
之是𨛦余助也塔始於唐觀符間僧如海所剏建
殿宇塑諸聖像者嘉靖間比丘其榮藏經閣者其
徒自正也閣成延四方高衲課誦其中不輟而大
宗伯陸公樹聲倡緣爲置大藏割腴田數十畝以

供香火遂爲吳中名剎云寺僧某因袁馮二君請記于余且謀刻諸君詩于石盍以泖屬于封內而曩泖上之遊余實與焉遂不能辭宗伯公及袁馮二君俱標韻玄朗深于禪學即文章又爲天下巨手皆非余之所能窺而余以淺俗吏強顏奮筆其間中復間及禪宗語譬之運水河伯是皆可笑也脫此以爲守土者之事非以其人若言則可爾

起信論跋

我聞修佛者修信心成就夫大道圓明具足如百千朗日懸于虛空云何衆生有信有不信信者若以鉛磨鏡愈磨愈明不信者若以漆塗鏡漸塗漸黑其說有二云何有二衆生自無始以來歷劫轉遷流浪生死衆生有雖居流浪中其心常皈向菩提若投種于地常勤澆灌漸次增長以多生皈向故如來乘其種智一點卽破得不退轉地衆生有居流浪中其心常結縛世緣歷劫不解彌轉彌縛

善業日減惡業日增距如來覺路若適越北轅入燕南轡彌行彌遠若一闡提墮三惡道雖復語以大法狂而不信累劫沉滯終無悟脫亦可哀矣馬嗚發大慈悲故作此論破邪歸正除妄求真去執著返性空離垢涵得清淨以智慧治無明以精進治退惰以勇猛治怯弱以平等治分別以不礙治攀緣識即是智含識無智凡即是聖舍凡無聖從前昏迷回頭即悟如然慧炬照徹暗處如布津梁普度行客苦海盡化蓮臺恒河悉成黃金善哉馬

鳴發此弘願長干義沙門卓錫新安特募會緣鋟
此論以開衆生迷途汪伯玉司馬龍君善司理暨
司馬弟仲淹仲嘉咸佛門弟子稱善知識助成勝
事是故于此生夙植善提種智蓮華會上我見諸
公頂禮而爲上足

諭如果文

餘姚一女子如果文年十三童眞入道長齋奉佛能誦蓮華法華楞嚴諸經善習定靜慧性通利年逾四十疽發於乳晝夜呻吟不勝痛楚或問於弢光氏曰善女人童眞入道修持苦行不犯戒律云何中歲乃得惡疾如來云何不垂大悲弢光氏曰噫嘻凡夫無明種種如是修道之人現在寡過乃其宽債定業數不能逃亦有魔境爲諸佛世尊試彼道力昔師子尊者既證聖果遇罽賓王以刀

斷頭悟達國師戒行精嚴瘍發於膝宿負償滿道果圓成又諸魔試或逢水火或離刀兵或遭謗毀或纏眷屬或絓名利或對寃家或縛恩愛或受凌侮或被捶楚或遇虎蛇或見鬼魅或困饑寒或嬰惡疾有道之人觀以空假持以弘忍內寶靈光永刧無恙四大一身委而棄之聚如泡沫散如水波於我何有任彼淩遲譬之伐毛剪爪不傷我體摧枝落葉不傷我根我聞如是得全道力立證聖果云我修持堅久乃不蒙十方諸佛福德饒益何以

故多難集我惡疾纏我凡夫之人毀道謗佛作諸
淫慝號一闡提終身福利不逢魔事若作是念墮
煩惱海悉斷一切善根作是見者永不成道於是
如果聞言生大歡喜旋失痛苦疽亦旋愈得無生
忍

淫惡號一開提於真福利不隹靈書士行畏念詎
故多難集非恐疾纏救凡夫之人毀道誇佛作諸

補陀山靈應傳

補陀洛伽山東海觀世音大士道場也大士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尋聲救苦普度有緣道德威音慈悲願力不可思議其詳具余所修補陀志中山有兩住持一曰大智一曰眞表大智戒律精嚴薰修苦行降心忍辱先人後已爲四方僧俗所歸眞表雖領叢林大衆性驕汰鷙悍不持僧律飲酒噉肉作過種種出入衙從作達官貴倨態好以微過撻扶沙彌往往至重傷徒從訟之郡太守張公行郡

丞龍君德孚勘問龍君爲人醇直好道廉而奉法慈而愛民退食亡他事事日夕據一蒲團煉神行氣三年不携其家獨與兩蒼頭俱所自奉飯一匙菜一盂而已稱四明賢丞時復奉監司乇委勘金塘山及補陀衆鞫眞表夜夢羣僧並來告眞表過惡且屬君三分道場奉大士香火君到山處分悉如其夢且謂衆僧曰此非吾意佛告之也爾輩祝髮爲沙門居名山聞其中乃有毀破戒律飲酒啖肉者何出家之爲已往姑勿論自後敢有犯者佛

法與國法咸無赦查僧房總三十六命取蓮華經三十六部來爇之火而令衆僧跨其上誓無再犯時吳參將稍從旁止君乃取一部火之衆僧悉跨焉處分畢君乃輿至後殿拜禮如來甫拜下卽覺兩臂病軟不可舉移兩人掖之以拜遍體陡發大熱如熾炭扶入禪房疾遂委頓胷間結一片大於盂堅於石楚不可言猶以定力持之漸至昏憒見沙門雲擁霧集若有所按治者有人若伽藍者奏曰此雖得罪大法顧其人實奉道愛民好官內傳

佛旨曰奉道燬道尤當重處姑以愛民故罰作三
石牛裔官三石牛裔官者不省其云何君念此必
冥官之號如是其死矣力求懺悔其不知燬經之
罪大乃爾自今而後願奉齋持戒終身亟免官入
道自贖卽有人送三石牛裔官劉子到囼辭不受
大智亦力爲之祈哀誦經念懺願以身代又久之
始得兆許懺悔焉大智從定中見一鐵圍城城中
死人纍纍並裸臥龍君亦在臥中獨不裸大智至
心營解忽見空中下白毫光一道若有人挍出之

而避君見沙門萬人問悉從何來咸曰我輩給孤
園善知識也並讓君燬經君曰燬經知罪矣願以
百償一而捐俸齋萬僧衆僧稍稍散去其夕家僮
於昏黑中見兩玉女雙髽髻手執幢蓋遶君牀而
過者然有聲幢脚拂僮面僮驚起大呼君病良已
是時不粒不瞬十日矣赦除後如來實親傳口敕
訓戒龍君語及弟子隆弟子隆聞而感泣已復慄
慄悚懼焉方病胷結甚危大智以手摩之極重漸
解後患疰腕諸藥莫療智師復以手納之師果德

行崇高有道力者耶微師解援君殆矣君亦深德
師師實活我隆家居聞君病海上夜夢浮海登一
野廟空廊閴寂堂上一官人一童子捧小印匣香
爐隆入揖望之龍君也與之語笑而不答既覺大
疑之輙謂婦曰龍君病而余夢若此非吉徵也恁
遣人問疾海上明日隆且航海迎君相遇招寶山
下君病雖愈神氣猶惙惙解官之志决矣隆不敢
沮而亟成之嗚呼如來以大慈悲力普度閻浮以
大智慧燈遍照沙界曷嘗一日不威靈顯赫哉慣

愚無知人自爲業力障蓋而不信耳雷霆震地聾
者不聞曜靈中天瞽者無見亦可哀矣世人悖道
謗佛作過萬千未聞悉被顯戮龍大夫奉道愛民
一犯玄律大罰輙隨之如響此何以故佛恕無知
罪分故誤龍君識法者其意良欲宣明大教檢制
僧徒非有它乃以奉道之故毀道尊經之故蔑經
則非無知矣罪近故矣且以名宰官臨佛道場敢
行毀蔑而不問則無佛矣是韋馱伽藍之必治也
慈父於它人之有過則笑而勸止之其意緩於愛

子之有過則怒而責治之其情切如來平等無分別相然其於衆生善惡亦自有鑒別權實二教焉以龍君生平奉道愛民則如來之愛子也不幸有過始以威力懾服之旣以慈旨濟度之伽藍之啓請也如來之傳旨也牛嵓官之行罰也鐵圍城之示警也昭昭乎如大明當天慈恩之赦罪也靈音之親誨也白毫光之現空也玉女幢之遠赫也又昭昭乎如大明當天而龍君乃因而大悟立斷葷羶皈心三寶如來之功德龍君大矣佛何嘗一日

不威靈顯赫哉是隆之所爲日夜祗懼精進而不
敢退轉也嗟乎如來滅度以來佛道浸衰魔道浸
盛衆生纏縛於業力沉淪於苦趣大悲深用愍之
時章顯化以警惰覺迷津梁世界爲末法衆生不
得不爾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
未有烈于此一事者是寧獨爲一龍宰官哉或曰
燬蓮華經罪何若是重也曰唐宣律師曰妙法蓮
華經者統諸佛降靈之本致也覺皇大法奧義悉
於是備載作昏衢慧燈苦海寶筏燬經是毀法也

能無重罰乎曰既得重罰又胡以卒釋也以生乎奉道故曰龍君之燬經以衛法翼教其意亦良善而不免罪罰何也曰凡夫之善力小而燬經之罪罰大小不勝大也而卒蒙佛慈開釋轉罪為福厭薄腥羶力修梵行則所賴乎日善根不淺也向使它人犯此則有永沉阿鼻而已嗟乎是隆之所謂日夜祇懼精進而不敢退轉者也龍君語隆隆傳之以布告真丹勸化愚俗其間脫有一語不合慈旨何所逃罪是又隆之所大懼也

補怛洛伽山寶陀禪寺碑

蓋聞大道圓通根塵兩遣上乘微妙能所雙忘般若非離神識神識之體皆融眦邪即是虛空虛空之名不立弘無緣之慈故能普度有情而不爲情遷通不言之教故能利導萬物而常超物表蓋無心而有作爲作爲乃合自然有意而爲擺落擺落同于繫縛衆生失覺而成迷譬之水結爲氷不離此水如來即迷成覺譬之氷銷爲水當體無氷若悟迷因則迷時何害覺性如住覺體則覺處亦是

迷情當其迷也種種往來種種生滅萬刦如在夢鄉及其覺也何物非空何物非假一寤都無餘事是故迷竅猶存則覺路尚遠凡情已盡則聖果斯圓脩證云是成道實則何道可成解脫名爲出世摠之無世可出嗚呼至矣觀世音大士從聞思修地入圓通法門惟無聞而以衆生之聞爲聞聆蠁遍于三界惟無苦而以衆生之苦爲苦慈悲普于十方在淨土則同勢至而佐阿彌陀佛接引九品之賢在穢土則偕文殊而輔釋迦如來救度萬靈

之普補陀山者我大士行化說法大道場也東極

震旦之隅就娑婆而立香界孤懸大海之外隔塵

刹以聳蓮臺黃金瑞相表瓔珞之莊嚴白玉毫光

現雲霞之縹緲三洲護法韋馱之杵如霜八部皈

誠龍女之珠燿日善信焚香屢犯鯨鯢之窟華夷

獻寶咸仰獅象之尊西天衲子覩聖蹟而結菴日

本沙門感惠風而卓錫霧棟煙窗殿影倒窺波影

霜鐘雨鼓梵音下應潮音藏經佛像慈宮道念彌

虔綸誥王言聖主名山作鎮開府雲間侯公與別

雋商丘安公並道門之法器刺史姑蘇張公與郡
丞武陵龍公咸宰官之儁流望叢林而悲仰修殿
宇以欽崇爰推高僧眞語與彼宿德眞融同振宗
風力興象教離濁世而得清涼在淨土又焉有五
慾取香水以澆煩熱值壞刦亦不受三災則大士
說法之場亦何異彌陀立教之地哉偈曰一心無
萬法萬法惟一心佛以了心故心了法亦了心法
兩俱了佛土在何處心亦無去來土亦無穢淨三
千及大千悉是清涼界云胡獨洛伽名爲三寶地

心淨土亦淨淤泥即蓮臺心穢土亦穢伽毗是震
旦永絶貪嗔癡三災云胡受師言住補陀補陀本
無住但云有住者名爲衆生見我今不航海日日
禮補陀

招寶山補陀寺重修觀音殿募緣疏

蓋聞佛理之去障遣情以無緣爲聖果大道之積功除饉以有緣爲善因語果報則今生受享賴過去之善根語因地則將來福基藉見在之下種衆之所以世受輪廻不超生死者良繇人我障深形骸不剖慳貪業重結縛難除是以列聖拈性空之宗卽此身非我有六度示檀波之行于長物乎何嚚破其慳貪卽解其繫縛慳貪破而除業根繫縛解漸臻超脫其始雖人天有漏其究則聖諦斯圓

是教衆生以施爲功德非如來有利于衆生也招寶山觀音寺乃往年因夷船之外騷從洛伽而內徙稱叢林之勝地實選佛之名場峰勢上播鼇極屹砥柱于神州山形下鎮龍宫妙莊嚴于大海寶珞香幢光映扶桑旭日晨鐘暮鼓響奮蓬島洪波法語螺吹淸水中之萬怪威音獅吼降海外之百蠻是宜沙門居士悉在皈依人王宰官咸知頂禮自屢朝因之祝禧今兩宮尤切護法福利不淺道力宏深者矣第卜兆未協堪輿山海之朝拱或背

殿向傷于偏昃常住之香火久衰識者屢謂宜更

過客望而歎息茲住持眞海上人慨然欲改造殿

堂以奉玉毫聖像幷刦佛閣以貯金函藏經顧念

事大工繁僧貧力薄是以普告四方之善信共結

萬刦之良緣富而喜捨福乃愈崇貧而破慳功益

無量將使山圍水遶形勝甲于海壖日照月臨香

火盛于震旦上報佛恩卽一念立超諸趣下消惡

業與衆生共免三災隆不勝歡喜和南之至

重建天井寺募緣疏

四明天井寺者古名刹也霅湫分五井以擅奇高接瓊田玉界神龍依三寶而證聖宏開貝闕珠宮仙都遼夐雲霧常擁中峰磴道盤迴星漢平臨絕頂琪花瑤草凡夫之所不能名紺石丹泉塵壒之所不能致梵宇截彼山椒四季慈雲長縹緲寶藏通茲水府六時法雨自繽紛居士棲真而結廬永斷魚樵之迹宰官禜雩而禱祀立救旱暵之災飲蜥蜴於杯中李文靖之靈蹟偉矣立屭贔於祠下

舒御史之豐碑兀然故昔人云寺以山而名龍以
寺而靈良有以也奈何年深歲久殿廢基荒畫梁
雕棟龍蛇蝕於風雨寶幢華蓋金碧委於泥沙白
露侵大士之衣蛛網五雲瓔珞青苔繡如來之面
蝸涎七寶琉璃空慙金襴袈裟應眞殿未免荊榛
浪說水晶簾幙龍王祠亦在蔓草香積止存破竈
刹亦尚繞流泉禪堂僅賸殘僧乞食頻歸暮雨悟
興衰之理于露電聖諦深密不問消沉等起滅之
義于空花神理杳茫何如寂寞山河大地運終亦

隳劫灰古佛道場悟後皆爲陳蹟但尊泥洹須假
莊嚴聳庸愚必繇妙相梵宮頹圮久勤過客之興
嗟寶像傾欹曷起善信之瞻禮而五井僧傳慧者
能叅密義實主此山禀支遁之利根名理夙擅歷
中峯之苦行心地頓開吟詩作偈臺雨雲光之花
說法繙經頭點生公之石蓋素業之宗工緇流之
彥秀也慨然以興教起廢爲功德以接物度衆爲
因緣再葺琳宮重開淨界普勸檀福共積善基東
渡錢塘中流一葦南捫台宕身世單瓢匈填貝葉

寒山之句冰淸舌吐青蓮船子之歌雪映擁煙霞於飛錫聊覽巖壑之奇蹤飄寶花於振鈴并結龍天之勝果伏望大檀越皈依正法誓除有漏之情善知識延攬高僧叅訂無生之理因而捐施資財助成殿宇以慧修慧累福德于層臺從明入明超賢劫於彼岸公等之大智亦道民之上願也

補陀洛伽山記

東海補陀洛伽山者震旦國中第一大道場也釋言海岸孤絕之地又言東大洋海西紫竹旃林華嚴言善財第二十八叅觀自在菩薩與諸大菩薩圍繞說法蓋此地也華言小白華山又云即梅岑山乃梅子真煉藥處東海甬句東竝海翁洲北界山東登萊之罘接三神山十洲諸島安期羨門飛仙羽人咸在而洛伽佛道場遠標釋典開朗宣揭則自唐大中間梵僧來爇指感現始由明州城桃

花津六十里至候濤山下是爲海門東航海抵翁洲洛伽山周圍百里四際無岸孤懸海中赤縣神州不復記憶置在何處𢇁土劫濁邈焉隔絕雖屬閻浮亦造物之所以別立淸涼界也遠近諸山大者如拳小者如粟三韓日本島國靑螺一抹杳靄煙際乍有乍無微風不動天鏡涵空澄碧萬里海鳧鷗鳵低飛亂鳴驚飆下撞洪濤上舂銀山雪屋簸蕩天地五鼓望日出扶桑巨若車輪赤若丹砂忽從海底湧起𧷤光萬道散射海水奇鮮煜霅晃

耀心目吴淵頫謂空水弄影恍若鋪金僧伽黎衣
尤極形容奇哉觀也山有潮音洞乃大士示現處
洞上有穴如天牕仰窺日星頫瞰海島金沙細軟
石罅深黑海濤日夜來嘯吼其下又有善財洞以
善財二十八叅得名窕巖峭齒表及中宵崖上珠
泉欽滴不斷號菩薩泉北轉得磐陀石可踞坐望
海外又有龍女洞以龍女獻珠故有太子塔以元
太子施捨故有紫竹林白華嶺蓮花洋以山所産
故有栴檀嶺以佛香故有獅子巖以佛法無畏故

有妙應峰圓通嶺以觀自在圓妙故有甘露潭以妙法洒心故有金剛窟以威音降伏故山上寶陀禪寺奉觀音大士其中上自帝后妃主王侯宰官下逮僧尼道流善信男女遠近累累亡不函經捧香摶顙繭足梯山航海雲合電奔來朝大士方之峩眉五臺有加焉江津海浦風濤覆舟哀空矦辭波臣亡時亡之獨洛伽慈航乘潮穩渡開山以來絕不聞有顛危之險自非勝力默持慈心垂祐胡能然矣而衆生之朝禮皈依者往往示現靈蹟神

光金身瑞相白衣縞帶紺目翠眉五雲幢蓋七寶
瓔珞香花勝鬘仙禽佛燈時時有之婬汙者望山
而冰銷狡凶者瞻容而霞化慧根者頓悟而日朗
迷眞者立徹而霧開寶石乞靈於梵衲金光睹異
于王人寶冠感瑞於蓬山蓮花戰武於哈刺唐宋
累朝咸至信向至我　皇代益以尊崇今　上奉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命印施藏經裝塑金
像宣揚教典衍暢宗門穆哉盛矣夫大士於現在
賢聖刧中爲觀自在菩薩于過去莊嚴劫中爲正

法明如來佛果本其法身菩薩乃其權位據法稱尊道臻無上因權廣化普度衆生從聞思以入三摩智超般若本空寂以了二相善得圓通尋聲救苦卓矣大悲隨念消災熾然弘願義容教深見聞之妙如響觀成機熟耳目之用盡融感而常寂所觀之相何曾過以不留能觀之心亦泯故能各現身而說法處處皆通握一智以長存如如不動譬之萬波散泒元無萬波千月分光止惟一月嗚呼虓猛獷猂王化之所不能伏而慈氏懾之蔽錮昏

庸師儒之所不能誨而如來導之十方欽崇萬國
蜂湧夫豈偶然之故哉

欽定大清會典卷八十

補陀觀音大士頌有序

夫理有去來宏通之機斯顯位有權實圓明之妙無方觀世音菩薩者古正法明如來也如來實相既已臻無上之尊菩薩應權乃退處大乘之號譬彼國王下儕上將猶夫宰輔出領監司行教則暫遜其權證道則無改其位何以故蓋如來體尊尊則下土多于敬畏菩薩地近近則衆生易以皈依而觀世音心珠朗耀齊妙覺以證三摩性海澄淸超聲聞以圓四智故善財徧叅其妙法來諸聖之

欽崇釋迦授記以圓通同文殊之廣化般若義深
善得法門無漏仁慈觀熟偏於此土有情揭暗破
昏高懸慧炬消災救苦普施津梁通十方三界爲
一界毛竅聲響之悉聞合千百億身爲一身痛癢
爬搔之必切流轉迷倒無不哀憐蠢動含靈感所
度脫雖犍連之救母不足喻其大悲即恒河之數
沙不足酬其弘願人非人等因物而現自在之身
離慾離嗔隨念以著靈感之效威音伏衆刀兵水
火潛形勝力降魔羅刹鳩摩拱手誦白衣之號則

孕嗣充閭挈紫竹之林則漂舫及岸百戰猛夫喘蓮花洋而魄褫九幽獄鬼洒楊枝水而魂甦凡夫苦行薰修頓叩香臺法座居士至心悲仰立見聖相圓光兜羅銀界琉璃簇七寶雕床華蓋金幢瓔珞映五雲錦帶西成道於天竺迦毘之種既巳星奔東顯化於洛伽娑婆之衆益巳泉涌徧陬陋壤被功德者無涯愚媪村氓奉香火者恐後照深潭深潭皆月月止一輪爇寶鼎寶鼎皆香香無二性眞妙莊嚴無復唐捐藏祕密不可思議者矣於是

弟子敬薰沐和南作頌曰大哉法王子累劫行薰修想觀既成熟漏盡得無礙圓明了一切十方咸照徹剎那千手眼或億萬化身恒河沙世界悉歸掌輪中大千蠛蠓形亦如蠮螉響所有微塵掌如來悉見聞所見亦非目所聞亦非耳由通妙明性而融耳目相隨物皆應現巍巍不動尊尋聲救苦難疾于激弩矢誓拔度衆生普徧娑婆土乘彼弘願力亡不得所須譬如汲海水盡瓮盎甂甌咸令滿足去大海不減損願苦惱衆生一心歸命禮或

誦阿哩耶或稱帝濕伐觀音肸蠁至拔汝出苦海

補陀洛伽山志序

夫泥洹之教西教也過去莊嚴古佛破暗滅冥覺迷極溺蒞昧邈綿莫得考鏡矣迨自周始王瑕時世尊生于迦毗羅國離家淨飯修行彌樓遍歷苦行成無上道普度三界爲天人師入滅以來悉栴檀木香別性同分崑崙源泒殊波一然止教行天竺東土未聞西教東流則自漢明帝始帝感金人示夢日輪飛空傳毅采史蘇之石函闡西方之聖諦而摩騰法蘭首從月氏來集闕下駝經白馬獻

像優塡王矦貴戚而下稽首十地皈依三寶霞蔚雲蒸跟蹌恐後則中國之知信向覺皇寔自漢明發之也觀世音菩薩者過去正法明如來寔與釋迦齊肩以聞思修入三摩地以大悲因地證如來果以聞思故號曰觀音以大悲故發弘誓願欲以普度閻浮衆生苦惱于是與釋迦同時應化授記釋迦圓通第一而退處菩薩權位妙脫情塵智周沙界事理無礙機相盡融三千大千中有億萬蠛蠓呈形形亡不見有億萬蠛蠓發聲聲亡不聞因

物現身身身惟一隨機說法法法俱圓菩薩無身
因物有身是名大身菩薩無法隨機有法是名大
法有億萬物有億萬身而其究身物兩空求一身
了不可得有億萬機有億萬法而其究機法兩空
求一法了不可得不可得身是故有身以衆生身
爲身不可得法是故有法以衆生法爲法衆生惟
其有身是以無身衆生惟其有法是以無法法與
身融非法非身亦法亦身身與法融非身非法亦
身亦法是故世音亦菩薩音菩薩音亦世音音者

亦形形者亦音觀者亦聽聽者亦觀何以故衆生以眼觀形以耳聽音以眼覩形觀不隔垣以耳聽音聽不掩耳有障礙故菩薩形融於音音融於形耳融於目目融於耳觀融於聽聽融於觀觀亦非耳亦非目聽亦非目亦非耳耳遇音則聽遇形則觀而要非任耳目遇形則觀遇音則聽而要非任目形亦名觀音亦名觀觀無所觀音亦名聽形亦名聽聽無所聽無障礙故谷之受響因谷有響響不谷起鏡之受形因鏡有形形不鏡出般若現於

萬緣不汨於萬緣萬緣行於般若不累於般若佛
言圓通如是如是以圓通故是以華嚴甘露七寶
林中白衣光藏慈悲靈感西來大聖清淨海衆天
香妙香廣月宮中藏王慶信品日入難西天洋海
清淨座立清涼寶海廣慶倖願寶楊慧德華嚴海
衆吉祥海月清涼寶山寶陀大悲等隨時立號而
佛菩薩梵王帝釋天身天大將軍毘沙門小王身
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
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

羅迦等亦隨物現身經言寶陀卽補陀也震旦國中三大道場西峩眉以普賢北五臺以文殊而我東海補陀以觀世音西北距佛國不遠道法漸摩近而且易東海僻在深阻聲迹荒遐衆生久苦沉淪薰染五濁如來重愍之玆觀世音之開化補陀津梁娑竭良有以也顧峩眉五臺深峭雄拔秀甲齊州而補陀獨立大瀛海中孤絕處尤爲奇特善信航海朝謁大士肩駢趾錯無論中華卽天竺梵僧亦往往單瓢隻履間關而至殆無虛日而吾鄉

士大夫顧反畏風波罕登涉者海上文人悄標勝
靈區詫奇五岳託之竹素而補陀一志獨闕焉乃
使大道蹔闕外道喧豗則何貴操管綴文者哉開
府侯大將軍乃謀之兵使者劉公郡大夫龍公纂
修補陀志首取今　上奉　聖母命頒賜藏經制
勅御製序文乃元輔申公序贊冠諸簡端而圖繪
山海巖洞殿宇形勝次第裒集古今名賢著作彙
爲一書復遣使屬道民刪定乃爲稍削舊詩之俚
謬增入時賢之合作者若干篇復以道民所自爲

記頌韻語附焉三君子之闡揚敎典開迪愚朦厥功不細詎惟山靈海若欣豫亦如來之所印可也

雙寺遊記

溟滓子居京師遊于雙寺訪靜修上人靜修能詩少年警慧其師寶藏習苦行嘗立禪七年踵至潰爛流血不少休晚年遂有所悟時天雨雹頃之雨霽天朗月出氣候淸和信步踏至西禪堂有二迦毗盧僧坐堂中溟滓子一見大喝以手連批其頰僧第笑了不爲動溟滓子心異之坐而與語頗解漢音問之云自迦毗羅國出遊經烏思藏等十二國至此所到者峨眉終南五臺數處且將由京師

東行海上謁觀音大士爲具言經過山川地險使人駭汗時有數沙彌在旁溟涬子叩之此沙彌好否僧對曰好連日叩之咸曰好好溟涬子曰何故俱好僧屈其指曰指俱好有好有不好便無是處溟涬子曰善又爲以刃加頸狀而問之曰汝怖死否曰不怖曰汝所經過多虎狼否曰多怖之否曰不怖從袖中取出一銅器鑄如來小像數座其上以口吹之發聲異常人毛骨爲悚曰虎至吹此物即掉尾去溟涬子令其再一吹僧固不肯曰近此

戲不可數也夫此二僧者郎未察其證悟何如乃
其死生真度外矣行而乞食不得卽數日餓小飲
溪水畀之飯則食畀之錢則不受曰無所用之是
夕宿雙寺質明訪辯勇禪師千佛山房禪師年老
晝夜坐一榻不知自何年始問旁僧皆行脚不能
對世廟時與西蜀趙閣老大洲陸尚書平泉善識
者謂其心地平穩業得自在力滇涬子忝之舉手
而巳與滇涬子爲寒暄常語會壹行脚僧告去師
曰汝所誦經了未曰尚餘二卷未了師厲聲曰胡

不了而後去滇滓子曰師動嗔心矣師不荅滇滓子曰吾知汝明日且死師徐曰當下即死何待明日滇滓子曰善哉若師可謂了生死矣

重修首山乾明寺觀音閣記

夫出世者貴禪理貴其淸虛在世者尚儒術尚其實際貴淸虛者薄世法謂其躁競而多累尚實際者薄出世法謂其空廓而亡當是皆末流之譌言非玄同之初旨也夫儒者以仁義禮樂治方內提日月而燭幽暗三才是模萬靈是鑄亡儒即亡人道所關繫豈尠哉釋氏乃空一切悉取山河大地而幻之是儒者所貶然天下之道維空實兩端不有其實空何繇存不有其空實何繇傳釋氏所守

者靈明一竅靈明而內何所不眞靈明而外何所
不妄彼其𥇦震旦萬緣咸以爲本來之障而一切
遣之妄去則眞來障徹則性露是能仁氏之寶也
此似與天地萬物了不相關不知有爲之法從無
爲起天地萬物惟其能空之而後能有之世之土
苴黄屋浮塵三事乃足與辦荃宰大業即上帝生
物何者不倚虛空立恩之若忘畀之若棄而後元
氣淋漓而出之若炙轂儒者乘理觀化蕩熕滌蕩
跳于陰陽之外而立于冥寥之先然後揮斥八極

神氣不變以空爲實實之所爲不壞仲尼無意必固我空之謂也若儒者不枵其中而日以天地萬物膠其府縱衡瞀亂則桎梏之夫耳又何理焉故儒釋之不同者在世出世而其大原同也儒之用處本實實運而空存釋之精處本空空極而實顯儒貴人倫亦去有所去有所者空也釋云眞空亦稱妙有妙有者實也若纓紼煩躁而自同桎梏何名爲儒頑空斷見而淪於死灰何名爲釋余見佛子之徒之謬悠曶荒者往往以性空自詫而非薄

儒者以爲拘執夫佛之寛衍何不容而非薄儒者彼其性空乎未耶而俗儒不達又或矜詡名實而詆訶西方大覺以爲偏枯與媾爲鬭吾怪其波流也自非精詣玄覽之士烏能究其指歸乎首山乾明寺故有觀音閣寺建唐開元間歲久且圮某重修之而劉豐碑山上乞不佞一言不佞謂儒以綱常名實宣教人人其誰不蒸蒸而釋用善權廣化開諭蠢愚含靈之屬尤奔走焉而離惡去垢惟恐後時卽宣教淑人亦輔儒者之不逮世奈何欲以

儒廢釋哉夫儒可廢釋則生人以來所經明聖豪
傑非一手一足矣

槃非一手一足矣

儒釋辯哉夫儒可窮釋則主人以來而經用[illegible]

五臺居士頌有序

我聞宗門妙悟詮十二大藏以超無生行門修證綜六度萬行以弘法忍蓋佛道圓通非悟不入故揭宗以燃慧炬覺路邈緜非行不至故標行以示律梁行解相應乃合禪郁福慧俱圓斯臻聖諦若力勤苦行而罔契心靈則恐有漏止於天人倘妙解空宗而靡敦實際復恐虛見蕩為狂慧夫何近世之利根開士慧業文人往往說妙譚玄矜鶩子之上智綜教覈典炫慶喜之多聞騁辨才於吻角

自謂是涅槃玅心馳機鋒於舌端云已得般若真性懸摩尼之珠遇闇悉破褒金剛之杵亡堅不摧掀翻公案掃天堂地獄以爲幻緣殺威儀刬善惡因果以爲妄作盖云心珠在握則大千世界悉入掌輪性月當空則萬品秋毫咸歸朗耀區區功行不過須彌中之芥子大部洲之微塵耳理則固然譚何容易殊不知宏通頓悟果已證於覺皇了義上乘身既登乎祖位者乃許作如是解耳若道未躋聖地輙恃見解爲正宗身未離凡夫遂鄙福

業爲小果天堂地獄並如來所說而謂有識者哉
如善惡因果洵事理必然而云高明者弗取嗟乎
如來之所謂宗以佛說佛本鄉人而譚本地風光
境界甚眞敷揚妙法是智非識今學人之所謂宗
以凡夫說佛巳無錢而數它人財寶空華不實幾
弄精魂是識非智智則超刼度世之靈梯識則生
死輪廻之業種也葢學人盡掃行門單提宗印內
境未必徹而外行多可疵乃曰正見在我即瑕纇
而何傷機緣一來且頓悟而立證雄俊之士藉之

以貢高奸狡之徒假之以躲閃此今人之所以喜譚宗也嗟乎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達磨折葦惠可傳衣佛之言宗實始於此是千聖之正法藏諸祖之無盡燈也而今之譚宗者乃流而爲末法之弊如此既違能仁之大旨能無風輪之重懲乎湖五臺陸居士天挺靈姿宿植種智羽翼大教砥礪學徒爲世界之梯航作法中之龍象謂法華以心悟而轉故衍毘耶之宗謂菩提以勝力而成故提檀鄉之行舉宗該行行無蹉路繇行入宗宗非狂華

理屬雙脩義存兩妙乃若爲末法衆生計與其有
宗無行宗虛而福德反消寧若有行無宗行滿而
心靈漸啓以故居士既明宗教尤重行門廣說人
天多陳因果持梵網而嚴戒律誦波羅以示行檀
布金施産種福田於十方造墖寫經結善緣于三
寶體毱多之降魔摧伏外道效韋馱之護法折攝
波旬不惟以功德度脫巳身抑且以福善緣而開
化愚俗慧燈普照于恒河法雲遍覆于大地使末
法衆生咸悟正因不迷邪徑者悉居士荷擔之力

也弟子隆素履多愆未能學頭陀而脩苦行根器暗鈍不敢附　言以譚空宗惟念善惡桴鼓報應之理甚嚴罪福影形天人之際可畏省歷刼波夷輕垢日向如來而懺除愆多生流浪沉淪力去凡情之驕慢廣庭或踈勿作隱慝于暗室浮議可忽罔招陰譴於神明去惡如新衣之避油膩雖點滴而亦汚為善如貧子之積資粮即顆粒而不棄庶幾心行已徹或瞥爾而歸真如其機緣未投亦藉茲而寡過乃當今之有居士亦猶佛世之有優塡

披末法之荊榛著論理惑標禪門之榜樣弘法拔
徧心既勤矣功亦茂焉于是隆爲之稽首作頌曰
脩佛無別徑在悟明心地心靈炯空洞纖塵俱不
立即心即是佛即佛即是心天堂與地獄一切惟
心造欲究毘盧宗雙脩資福慧慧如懸寶炬萬物
俱照徹福如巨舟航負載濟大海機熟功力圓言
下立了悟一棒與一喝大笑已冥契如墮千仞崖
入牛角到斷又如死一番擘破虛空去是故貴宗
智垢去鏡乃明水定心珠現累刼薰脩力得達彼

覺路三歸及五戒六度與萬行皋濟神明域德義
惟靈梯是故標行門譚宗掃除行學徒之大病列
聖舉宗案無上證道果夫豈無行者說行不說宗
如宵行無炬索塗易顛錯說宗不說行揑眼作空
花幻影無實相若非大徹悟悟處轉成迷徒增我
慢業居士拈雙脩行勤積諸行爲世頂門鍼從行
入宗旨何理不可徹何義不可了一朝見本來乃
與佛齊肩覺迷救偏疾功德不思議

贈無盡燈上人序

佛法自釋迦文佛開化眞丹達磨近邇正宗單提心印六傳至曹溪大鑑其後南嶽青原雲門臨濟曹洞溈仰諸宗支分派別莫不冥契一心紹隆三寶法法相傳燈燈相繼有絶必續有衰必興維摩經云有法門名無盡燈云何名燈破暗滅冥十方朗曜故云何名無盡除妄還眞萬劫不壞故聖人妙明眞心一物不住而萬物咸通萬物咸通而卒無一物一法不留而萬法悉歸萬法悉歸而卒無

一法火焰之上不泊太末妙明之内不棲纖塵謂之眞常無有去來無有離合無有起伏無有生滅陰陽之所不能鑄氣數之所不能推劫火之所不能焚大水之所不能浸以其不妄也衆生爲迷眞常故有妄心爲有妄心故羅斷滅二六時間顛倒妄想萬劫萬滅第起一想即是一生第滅一想即是一死刹那而凡庸之前刹那而萬里之外刹那而天人香花刹那而地獄枷鎖黏滯縛結紛亂恩囂譬如沙土之沕於衝波燭燼之搖於飄風鴻毛

之爍於洪鑪輕霜之晞於朝陽有不速受變滅者乎夫清虛如四禪四梵廣厚如大地山河而皆未免墮劫者以其爲衆生之妄根所結也何況其中之諸無常幻泡者乎何物爲妄妄者識神也衆生妙明眞心爲情塵覆蓋故蕩爲識神簸弄翕熠使人流浪輪轉胥是物也祖師掃空諸緣闡提心印證明此心纖塵不立所謂淨洒洒赤躶躶者眞常也眞常故無變滅也賓客有來去郵舍自如郵舍不逐賓客而遷也浮雲有聚散虛空常住虛空不

逐浮雲而變也聖人所爲立于陶鑄之表超于浩劫之外者此也或曰衆生迷倒塵緣背眞逐妄故有變滅如其知之而盡除一切息念忘機歸于空寂卽是道乎曰不然迷倒塵緣則有有則結縛不名爲道息念空寂則無無則頑空亦不名爲道所謂眞常者眞空妙有也空而曰眞空非無也有而曰妙有非有也非有非無亦有亦無不畱一法萬法森然萬法森森然一法安在是名無盡燈無盡燈法師者余同社閭仲連方外友也精研教典明了

性宗余因仲連得侍師巾瓶聽其謦欬蓋今之慧
遠支公也師一見即索余一言爲贈余乃拈出師
無盡之義以相參印余博地凡夫強作解人語無
乃鸚鵡之誦波羅蜜耶願師無倦開悟徹我覆蓋
夫放光普照者燈也非所謂自了者也

鴻苞集卷之三十終

